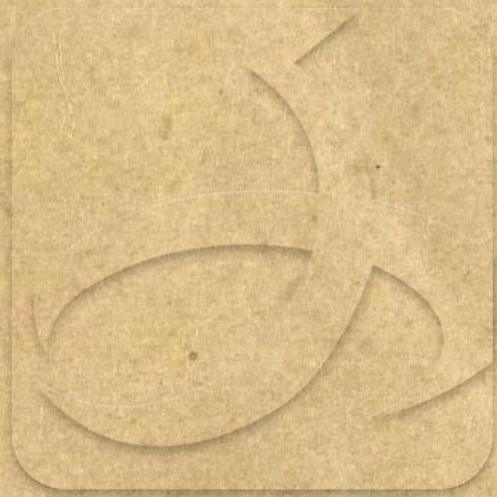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22.6523
0024.073
118



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廣德州志卷五十二

藝文志 諭禁

諭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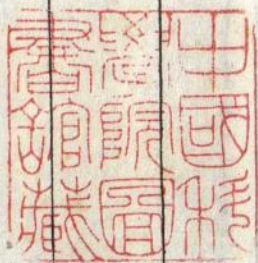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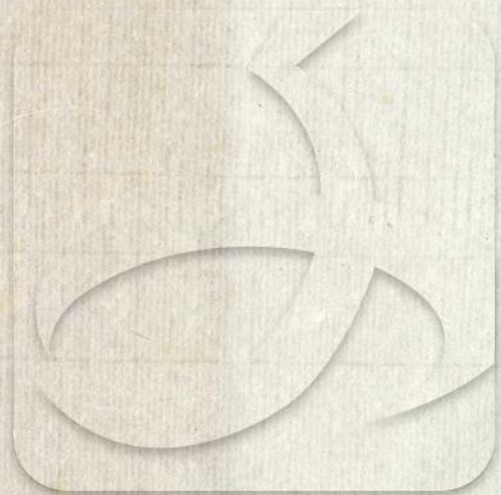
諭告也曉譬之俾知所從禁制也防遏之使無敢違
合觀之亦周官萬民利害及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書也

學諭 案舊志諭下
謬添記字

宋 錢公輔

惟桐川古宣州之廣德縣 舊志作古禹
貢揚州之域 而本朝開寶八年

江南李氏既平有司上地域圖至太平興國四年乃命以



履德少元 卷五十一
軍而守長之由李氏之前推而上之至於唐蓋未甚遠而
衣冠顯於時者無聞焉由建軍之後順而下之至於今未
嘗有一人名登仕籍者問其就進士舉者蓋九人而已吁
甚哉夫以二大邑之境壤數萬家之生齒而學者才九人
由唐以來至今數百年天下仕者如林而此土無一人是
豈此土之罪哉由乎學者之寡也是豈學者之過哉由乎
教者之鮮也雖然予知之矣非無俊良而困於貧雖完足
而誘於目前之利使然蓋教日施于上而民猶莫知學況
寂寥而無教也哉久矣此邦之無教也俗益鄙學益墮而

弗知禮義廉恥之化而惟刑是威士不識道德誠明之歸
而徒學是名以江右之邇聖化之洽而猶若是為守牧者
可以宴然舊志作悠悠誤而弗思乎今使民自擇其弟子年未過

十五神容端爽性行善良而願于學者上于守長守長當
為立黌宮以安處之選明師以訓導之日講月試使之知
教時升歲進使之知勸雍雍如也彬彬如也俟其有成經
行修明則足以充有司之薦毅然有立道德充備則足以
待天子之取昔文翁倡化於蜀而得相如子雲常袞興學
於閩而得歐陽詹其後學者日盛賢公名卿皆出於此乃

知學

舊志作然後知其材德

之成在人而不在天係教而不係地也

今太守之諭考之於古則庶幾焉夫學校興于上則文采燦于下禮義講于郡孝弟行于鄉上有深明之訓則下有茂美之俗郡有衣冠之勸則鄉有廉恥之慕從古及今一治一壞一盛一衰未有不由此者惟我郡大夫與我寮屬其申明此諭使其趨之

南畿志

學諭後記

洪材

錢公掌外制於嘉祐治平間朝廷議除執政命下公不肯草制因得罪出為滁州團練使既久詔復為此邦守公預

有人望於朝屈居小壘人必謂養重不事事下車之日郡政綱舉尤以學校為先恐俗習聞見未能篤信仍作學諭文以風動之于是闔境響從期年公去帥鄧熙甯三年天子剗革雕琢之學廷策多士桐川學湯景仁始中第六年沈氏二子冲憑繼同與選元豐二年胡庶八年陳舜咨皆以進士釋褐自開寶迄公之來載祀幾百而無一人在祿仕者自公之遷逮今來二十年而士以策入官者五人始學未興名儒者九人而已自學之闢業學者且將百人鄉黨益親長幼益順錢公之有功于茲土蓋不待言而可知

然漢文翁治蜀唐常袞治閩皆能以學型俗則有班固韓愈傳述其事名以不朽豈非得所記而傳之遠哉材至此郡且愧無班韓之才以播公美因命改刻于石以永數百年之記耳乃若此邦父老觀已然之明效世以儒學訓其子弟不替公之志實惠未知所終若何可量哉公諱公輔字君倚武進人也

楊志

原學示

洪興祖

洙泗之上其徒三千孰不嗜學獨稱顏淵言語文字後世莫傳簞瓢陋巷樂以忘年人之所欲我以為愆人之所忽

我以為先於過不貳於怒不遷以信為禾以心為田以誠為舟以道為川隆師由禮既約且專求仁得仁既大且全語之不惰瞻之在前回坐忘矣人貌而天用舍行藏與立與權禹稷同道孔孟是賢請循其本夫孰能然擇善必得得善拳拳比之牧羊視後以鞭勤而行之交臂比肩毋曰道遠半途而還毋曰事難幾成而捐莫近於學如魚在筌莫易於學如井出泉資深逢源樂莫大焉有發必中如鞬遂弦大學之道中庸之篇勉哉士子毋怠益虔

南畿志

原學示記

沈璿

桐川自太平興國間爲郡士之向學始于文正范公厥後
內建郡庠更丙午兵火之酷士子多散處村落未暇庠序
之遊古學廬荒陋久而未復丹陽洪公以星郎出守聰明
果決政平事簡嘗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安可緩而不舉
於是一切闕而新之重飭夫子四配十哲像畫七十二子
於殿壁畫先儒於兩廡畫伯魚子思於堂諸生相招而來
者日有講月有試肄業有舍不廢弦歌且率郡寮咸集以
落成之又繪范公之像於東廂示不忘本以勉學者行鄉
飲酒禮以敦廉讓之風出原學一篇俾咸知所趨向諸生

莫不奮厲以從之而不敢自怠於是聚而請曰在唐李栖
筠爲常州太守起學校書孝弟傳爲鄉飲酒禮人爲刻石
頌德吾儕小人豈不能效毘陵故事願祠公像且刊原學
以示後學區區恩施之意可敘於後俾來者有考焉於是

平書

楊志

諭俗禮要序

明 鄒守益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體也體不備不可以
成人禮不備其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
王公大人而下至於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

有不由禮之人出於其間則羣視而駭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絕於人道也及教之衰禮俗廢壞士以詞藝爲學而吏以法律爲師相尙以鄙詐相使以易慢間有讀先王之典則羣視而駭之嘻何其與古異也予嘗受學於陽明王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歎人性之善無不可教患上之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士及童子習禮於學雖毀齒之童周旋進退彬彬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諭也屬劉友肇哀王生仰

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於士民刻成觸而歎曰是故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脈則畫之所不載也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脈也古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舉富貴貧賤無所搖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脈完固而凝定則睟然見面盎背以施於四體無弗順正而充盈者矣故冠笄之禮所以重男女之始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婦之交也喪祭之禮所以愛親

敬長也雅儀所以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儀節肆其聲容而無忠信惻怛以主之是精脈枯竭而肢體爪髮徒存終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相與反而成於身篤其實以充其華盡其人道以自別於禽獸吁可畏哉匪直爲觀美而已聖朝禮樂之化其庶有小補乎

楊志下同

喪祭禮要序

愛親敬長民之恆情也生而愛敬之沒則無所用其情矣故寶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

情懇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協于中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爲典禮以詔來世使賢智愚不肖者咸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爲觀美而已西竺之地僻在要荒不獲覩先王之禮樂而其愛親敬長哀死慕生之情有所不能自己於是有佛之徒者自以其智矧爲科條而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入於中華遂相率從之而莫之省憂也辟諸深山窮谷未嘗得食五穀之美而採薇蕨食橡栗以充其腹出而號於通都曰凡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闐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

章文物之懿不啻稻梁菽稷而世顧舍之以奔馳於薇蕨
橡栗之求其智不亦慎乎東廓子被謫來判廣德閱其俗
之葬祭雜於佛氏而懵然於先王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撮
其要者梓而行之以誘其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慎終追遠
而無憾其用意之惻怛閔閔然懼其饑餒而詔之以樹藝
之要方也凡廣德之士民其尚思耕之種之耨之穫之食
之而肥庶其無負於模範之德乎

訓蒙詩要序

夫詩以理性情者也何謂性曰仁義禮智何謂情曰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匪仁匪義匪禮匪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悉邪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教人學
詩之法無餘蘊矣後之言詩者不復講於養性約情之道
而以雕辭琢句相角故粗心浮氣之所發喜而失之驕怒
而失之悍哀而失之傷樂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蕩情而鑿
性嘻所從來久矣予官廣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
詩禮一時教讀或不解予意雜以矜名喜利之詞是蠱童
子之心志而教之邪乃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及
晉靖節宋周程張朱及我朝文清康齋白沙一峯甘泉陽

明諸君子之詩切於身心而易曉者屬王生仰編而刻之俾童子諷詠焉童子之心純一無僞習之以正則涵養薰陶有以充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全仁義之本體以優入於君子習之以邪則殘忍貪冒以陷溺其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凡父兄之愛子弟孰不欲使爲君子而忍棄之於惡乎童子之愛其身孰不欲爲君子而忍棄之於禽獸乎諸童子卽是編而熟復之潛思實踐以先入之言爲主務以窺諸君子之門庭以馴入於堂奧則蒙以養正弗納於邪作聖之功是編其階梯已乎

諭俗文

廣德民俗昔稱事簡民淳邇者乃有健訟之名甚爲父老恥之豈父老之訓飭子弟者有未至與抑有司之昭示吾民者有未明與本職蒞任以來汲汲聽斷期於息爭止訟以仰稱國家涵育之仁而徐察其實多因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市井無賴往往彼此幫唆以圖已利遂至怨結釁深身亡家破殊可痛惡今苗稼在田耕耘方急仰事俯育胥從此出豈宜荒廢農畝以逞鬪訟爲此申諭父老各告戒其子弟務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

和長惠幼順强者母倚勢凌弱富者母恃財欺貧而貧弱者母挾詐以脅制富强咸敦禮讓之風以洗淫陋之習試問父老曾見有孝弟忠信爲眾所愛敬而天不佑之者乎曾見有狼戾詭譎爲眾所怨惡而天不罰之者乎自今以往果能勉於爲善睦族和鄉者體訪得出加以賞獎如怙終爲惡僥刑害眾者事發依律科斷仍枷號以警其餘父老子弟其務體吾意慎所趨避毋忽

案以上四首皆東廓先生初稿也其言專爲廣德而設實則推之天下無不然王龍谿序先生續摘稿云

初稿刻於廣德次刻於維揚今復刻於睦州雖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命意一惟師說之守觀其以詩禮立教必稱陽明則龍谿之言信矣惜劉肇袞王仰二人者無由稽考而初稿亦無復藏弄錄此能無喟然

桐川會約

王畿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廓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西斗山之會寓

經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干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蔽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肯將自己所受之病一一向大賢面前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爲足用

爲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猶有可用藥處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卻須了結此身尋個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熙緝真脈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渴每月定爲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業若牽於

習染或至動氣求勝非所望於吾黨也

龍谿集

桐溪會引

沈壽民

有域於此控吳越屏畱都而列乎南輔之墟足以侈要區
盛朋會矣往謙之先生謫判桐復初既營遐遠風動士之
馳以赴也猶飢渴於飲食也猶百川之奔壑百羽之歸藪
也猶軀從心呂應律也當是時橫山大洞之間至不能容
四方之轍而名人鉅宿如山陰王龍谿餘姚錢洪甫泰州
王汝止先曾大父古林諸公後先講聚蓋與文莊恭簡稱
六賢焉俎豆奉之志乘載之學士述之桐之為桐亦盛矣

哉道之昌也殊方懸壤誼執友朋其衰也三家之市畫闕
分疆莫可渙脫世日訛與教日蕪與興率感鼓日無人與
桐猶鄒魯恢擴先緒尙其在茲吾能無冀於茲與桐溪大
社肇於辛巳之秋季括郎之屬不系郎尊所統也先是郎
有明社思嘗始桐有素社叔雍始物弗聚弗章道弗合弗
光爰舉大社又濮長公王孟明史仲敘三人始三人者義
槩有立才雄逸鳴一時者也

姑山遺集

禁埋藏文

宋孫諤

諤見鄉村百姓因仍故事買牛作樂迎至廟庭號為埋藏

禱神祈雨不卜於神便行止約諤雖無狀豈有事神如此其敬而獨愛一牛乎此雖神靈亦當察諤之不如是也然牛不宰殺民不埋藏而大雨隨應此雖愚民亦明知神之不好殺也始聞傳言初牽牛而至堂下先卜於神至二三十數皆不吉然後知神之不欲殺若因茲以革陋俗易弊事亦足以昭吾神之靈在於救物而不在於殺物也謹告

萬曆志

禁開煤山碑

直隸廣德州爲爲國爲民事承准直隸甯國府推官黃

故牒該蒙欽差甯太兵備副使蘇 案蒙欽差江漕御史

傅 批該本道呈詳禁止廣德州開煤緣由批開據詳桐

川開煤有害無利與州議大相逕庭已之可矣仍爲勒碑

申禁勿復議開繳蒙此先蒙本院批據該州申前事批開

據詳概州士民願開煤井因自然之利以廣民用認遼餉

之銀以稍減加派是利當興也又云前州創議四害並無

一害於民是害無虞也亦利無害州議何以屢禁乎值此

加派遼餉之日士民同情似未可置之膜外也甯太兵備

道速議妥確通詳候批行報隨經通行甯國府黃推官查

議去後今據呈稱遵依行准該州署印張州同覆查看得煤之利用出於自然是兩京他省之賴此以代薪者亦不少也且州所產之煤不煙不臭美於鄰郡當時曾有妨其售而計款以禁者郡地多山民不乏爨向有相安於無迄今正遼餉孔急尙有逐畝加增盡庫搜刮而有此美利何不乘時請命以濟時艱也故概州士民無論貴賤貧富咸思藉稅以寬其力歌舞歡呼羣然赴愬事似有利而無害民果稱便而不殊伏乞俯允下情開採議稅以佐遼餉以利民生等情回覆又查得該州於三十五年間知州李

日擊開煤爲害曾以剔蠹消萌以靖地方事由稱卑職伏念舉事必期便民興利不若除害自到任後日亟訪地方所疾首切齒者冀少有釐革以裨萬一無如開煤一節所當首禁查得本州二十六等都沿有煤山□□或開或禁不一緣編徵礦稅暫議開煤抵補權宜頗便惟是礦稅旣停煤山未禁招集鼓煽禍難縷數蓋州治四山延互原足薪烝凡所得煤悉販他郡原與本州急不相須且沿山多鄉民葬埋生聚並不顧地脈□□□旣多損傷頗重其爲害一山洞易至覆壓必預取大木支撐勢不遠涉他方

必且潛伐近境縱橫侵盜遂至驛騷其爲害二又此輩遊
手遊食寔繁有徒或從拐帶潛逃或已作姦犯科望爲匿
影之區半作逋逃之藪其爲害三開取力艱而獲鮮黨聚
日久而志淫顯肆憑陵陰行攘竊浸淫於肱篋發扁恣睢
於蹂禾踐稼其爲害四據稱煤山有上中下等輕重報稅
乃官入錙銖不能寬民額內之徵吏緣欺尅復以漁民無
幾之息弊則顯然矣卑職較量情勢詢合輿論似應亟行
停止懇惟天臺洞照利害嚴批禁諭則土著盡歸於南畝
無賴不嘯聚於山林民得安生爭訟亦息矣具由申蒙兵

備參政劉

詳批煤山開閉此關地方利病非渺向以包

礦爲權宜之計開煤抵補今罷礦久矣尙可長此蠹萌乎
該州下車善政累累卽此尤爲地方喫緊第一著也如議
亟出示封禁仍候撫院示行繳又奉欽差督撫軍門周
詳批如議嚴禁奉此立碑禁止無異照奉前因看得廣德
州煤山之禁已十載餘矣昔之開也以抵礦稅爲萬不得
已之計今欲藉口遼餉加派夫開礦原止一方一方之煤
可補之遼餉□□□□無山者作何處置乎如謂開煤
可給民需而四山延互原足樵採非朝夕所借資也如謂

開煤可阜民財而挖煤鑿井大率無賴非善良所託足也
蓋沿山之麓州民坵壟焉深求不止地脈股削其禍烈於
□□□□□□□□井無窮也煤雖名山大略生入隴畝之
下奸商利己所有橫肆剝求究至平原沃野盡歸潰陷而
受其利者奸商而遭其害者良農也且入井之徒不見歲
月而面目盡改州治地界浙直凡逃亡竄匿樂□□□□
□□□□□憲繳緝捕無所用之是地雖中華而實等殊域
也前奉院道明禁勒碑州堂州之民始知有樂土近爲奸
商漁利百計謀開自薛知州在日方萌開意而煤窰煤井

連絡百餘居人洶洶復奉本道申明□□□商州判折毀
窰舍田夫野叟無不加手於額卒之薛知州部單推爲首
罪今獨何心而必欲重興此舉乎天地之利孔無限而生
民之作息亦夥江南煤山亦不多見豈其舍此而遂無□
□□□□□□□於今日□□州開煤亦非一朝彼不過
借此爲題以遂其私耳戶部明文□□田畝加派未嘗他
有所權宜也合無□碑禁在堂遵憲諭於前日□□□□
於將來於州民不無小補云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廣德
煤山開之非利也前任邵知州詳載其言於十餘年之前

已隨奉撫院周 批禁勒碑州堂苔蘚未封可俯而讀也
嗣而州民陳燧春條陳開採又蒙按院行州從重究詳而
署印嵇同知復照原議申禁亡何而奸民甯成汀等見前
院代去仍朦朧以興利救貧之詞混呈薛知州將欲行之
而民情洶洶隨該前道重列前諭以申禁之案墨未□□
□□□□□□□□其申矣該州有地方隱愛乎實心實政
此尤其大謂宜遵守於千百年相承勿二者獨奈何朝聞
禁而夕議開曾不知憲碑之與明禁是誠何心哉桐川僻
居一隅與吳興界一切無賴羣不逞之徒往□□□□□

□□一開此曹起而逐臭甯保其不爲蝸觸乎斯時咎厥
禍始抑將誰歸矧當四方多事之秋此中多盜之處維厲
之階更不可不爲之深長思也且環桐皆山環山皆塚山
塚之間甌窶錯繡山多則草木常□□□□□□煤而
炊則何有阜財之實採煤則鑿井開窰漸窮地洞勢必連
坵隴而發亦將并田畝而蹂稼實綴珠薪亦如桂夜臺之
下枯骨何辜此而爲利與禁孰多詎可藉遼餉之名以遂
奸商之計而深貽地方□□□□□□□□二數遼餉明
文原議在田畝中似不煩有此駢拇枝矣且夫有利無害

之事稍有一念痼瘵者孰不欲與民與之乃同申之厲禁
 經幾歲時經幾耳目諄諄若是乎不一而足耶聞薛知州
 計典部單茲列為第一罪狀則是煤山之開為非利也實
 害也不獨州中知之即部中亦知之矣然則痼瘵念切真
 心愛桐者賴口憲口奏明禁非惟千百年遵守之勿二雖
 與兩間俱永可也等因詳批到道擬合施行為此案仰本
 官照依批詳事理即行該州勒碑申禁勿得再行議開等
 因到州承此遵行間又奉按御史田 批開開煤之害據
 詳已悉況申飭屢屢即閭閻細民亦知其不可矣張書綬

輕信奸商幾釀大釁如議亟行禁止仍勒石州前永遠遵
 守敢有朦朧再請者該道嚴拿重究勿貸此繳續奉口撫
 軍門王 批開該州開煤之事四五年來借題誑告者日
 不乏人茲又以口口口口此皆奸民罔利不恤地方之禍
 也張書綬在州頗久州人何負之乃瀕行而開此禍端乎
 據議甚悉准申飭嚴禁鑄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行
 繳萬歷四十七年八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同知王鏊
 判官商周佑奉文立石

案開煤為桐大害明季歷經厲禁初議開者知州薛

耀因此干部議計典列爲首罪繼議開者州同張書
綬亦奉憲飭其請禁者前有邵守圭勒石於州堂後
有李守得中臚陳四害而此則萬歷四十七年准黃
推官牒奉憲檄立石於州前者也知州姓名漫不可
辨據續萬歷志職官考之薛耀於四十四年任史躬
盛於四十七年任則州守必史躬盛也同知王鏞州
志闕載判官商周佑則浙江人也碑石現存近康熙
間奸民復有私開者進士雲中官書與趙御史嗣晉
力言其不可而未及此碑蓋日久無復知者今特摹

錄於此其石入土字漫者闕之

附與趙桐崖書

國朝 雲中官

頃在中州於邸抄中伏讀老親臺恤刑一疏爲生靈造
福無窮立朝丰采於茲想見一斑矣每讀史傳竊怪僻
陋之地無過我郡豈自生民以來竟無可傳與抑史傳
失其姓氏與宋查清容隱居力學當時名公卿交章薦
之而宋史未嘗立傳意其時著述必多而竟無傳者前
代縉紳接踵今六十餘年科第寥寥老親臺通籍螭頭
將膺不次之擢他日雪僻陋之恥嗣姜夏諸公之響者

不屬之親翁而誰屬哉曩者京邸臨歧時親臺諭以煤
山之事吾州大利害所關因歷敘前朝未禁時所貽之
害前朝及

本朝厲禁之由以大義相勗辭意激昂弟亦唯唯受教
而竊感親翁之將以正人期余也比抵舍知州中果有
謀開之光棍益服親翁之見微而知著矣嗣後每謁州
父母未嘗不反覆言煤山之害其後夏雨蒼漸首鼠狐
疑弟輒面折之乃州父母因弟所見不合遂祕其謀客
冬弟有中州之行再三與二令弟言所以當止之意初

亦義形於色其後稍稍自更其說至歲暮有告予者曰
趙龍老實董煤山之役矣弟尙未之信也迨弟適睢十
閱月鄉信杳然歸抵金陵始聞煤山果大開而不知者
輒云貴州趙紳實主其事云訪之鄉人始知令弟實擅
錐刀之利而嫁名於親翁也夫以親翁之心事皎皎正
昌黎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卽有塵垢詎
足玷污白璧然以吾郡中不達時務之人所責望於親
翁者言之則且曰桐崖旣身立朝班天下之利害皆能
知之而言之今吾一郡中受子孫世世之害豈其不能

昌言於朝與卽不然獨不能切言其害於郡侯令其中止與卽不然獨不能切責其令弟使勿爲一郡謀害者之倡與三者皆未之能也則何以解免於不知者之口實也弟留滯白下十餘日知吾郡歲逢大有風雨以時成熟之田其出數倍然北鄉土田棄而不種者不可勝數村落之間隴畝之畔農夫落落如晨星卽以弟小莊言之離城纔二十里佃戶竟棄而之煤山遂爲石田亦其驗也煤山內外石壓死疾死疫死者動以百計南盡徽郡北抵京口西越金陵東至餘杭姑蘇四方不逞之

徒叢集茲山者不下十餘萬人附近三十里內小民日夜不敢安寢鬪毆傷害白撞劫奪者相望於道孫副總慮其變生曾已通詳各院亦不得已也地脈之說固不足論而一鄉林墓松栢已芟除略盡且亦幸逢大有之年當初開之歲耳將來城北數十萬之田必且棄其十之六七而變害必作數年之後吾不知其何所底矣今合州棍徒皆聚於山而正人君子或敢怒而不敢言弟雖言之而無濟度其能言且言而有濟者獨親翁耳而又竊疑令弟旣董是役必且深諱煤山之害而更以有

利之說惑左右者故不憚瀆聽而縷陳之老親翁倘以弟言爲不謬加之採擇且不惜枉札相報幸甚幸甚或以弟言爲狂率不然或以煤山爲果無害於事則亦當賜之教誨將虛心以聆之倘或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則非鄙人所望於君子者也至於弟之自計蓋亦審矣如其事而及今止耶則輕棄吾鄉不忍爲也如其事而竟不止耶惟有攜家遠去耳不聞目不見而已矣

答雲軒臣書

趙嗣晉

所云開煤山之事弟未卒讀而不覺適適然驚也此事

爲先伯臨歿時致囑弟在家數年無一語及者京師離家三千里而今年來京師者無一人第於巫皇老家信中略聞其說而猶未信也今讀台札乃述及時人云云弟卽庸陋無似豈肯造此大害以方先人命若舍弟輩與否竟不得知非得老舅切實開導弟亦何從悉吾州此番之曲折乎則於此深感老舅愛我之至而因得與聞讜論爲大幸也今事雖行而宜止尊駕到州公呈本地轉詳督撫兩憲決不可緩而弟此處亦竭力籌畫決不坐視

廣德州志 卷五十一
弭盜詳文 口號附

國朝 楊苞

爲弭盜安民事照得廣德一州當兩省接壤之地奸宄雜沓最易藪匿且山谷深阻救援弗及尾追難至非嚴加整飭何能靖盜安民故仰遵憲行申飭保甲猶慮未雨綢繆防之貴早與其事後追求徒煩心力何如安不忘危預籌防禦之謀也蓋盜之竊掠出沒無時萬一有事使他鄉結報始差役捕緝則賊已遠遁無蹤矣今擬本州各都圖鄉村地方分爲八路設立號砲按路定聲倘一家有事砲聲一舉挨村接傳頃刻立至卽率領兵役親騎擒拿庶奸無

所逃而盜不致騁也卑職前任洛陽設行此法已有成效仍復行之廣德以靖地方應否舉行未敢擅專申詳各憲蒙巡撫部院張批開設立號砲挨村接傳知賊在某處直趨擒殺此卽戚南塘傳烽之法最善者也該州畱心地方殊可嘉尙但州縣原無兵馬誠恐力不能繼此法當行之於營伍則徽甯叢山賊藪處處當行仰徽甯道移會三營從長酌議妥確通詳速報等因批徽甯道蒙本道轉行到州隨關移廣德營會議奉行去後嗣准本營移覆爲照傳號禦盜爲法誠善但查廣德一州四鄉八路村莊共有五

百餘處離城或有百里或八九十里遠近不等除本營向設撥防要隘大路汛守者不過東有界牌南有長洪關等十處今若傳號鳴鑼惟恐遠不能及若每村盡設防兵通營不過五百餘人何能徧設況城守需人如所行之法宜令民家傳舉某路有警挨村接傳汛兵聞號即時追勦擒緝近城者隨發營丁近鄉者防兵追撲庶民有守望之責而不敢坐視兵有相助之威而賊無兔脫似為兩便等因詳覆在案尙未蒙批允准此又經具文詳請總督部院即蒙批昔人防盜有建樓置鼓之法此示倣其遺意仰加意

力行無託空言可也此繳等因奉此隨一面實力奉行外

擬合再行申詳伏乞批示施行蒙本道批仰照督撫批示

遵行可也此繳

緝賊口號桐川守望法洛陽放砲鳴鑼號令張不獨一處防守肅警備嚴巡徹四方

一砲無鑼大東路一砲一鑼小東揚二砲無鑼是大南二砲一鑼小南傍二砲二鑼大西走三砲無鑼小西鄉三砲一鑼大北去三砲三鑼小北忙本村不遵罪本處鄰村不傳罪相當信到樓頭不一刻騎兵捕快勇非常盜賊管教盡滅跡安邦定井此為良務志

禁淫祠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

貢震

建邑人民好鬼祠祭紛繁祠山之廟城鄉多至數十處每歲元宵有會二月初八有會而各處神會集場無月不有

張燈演劇宰牲設祭每會數十百金不等此外如五猖會龍船會俱係妖妄之鬼觀音會地藏會亦大開戲場名目極多浮費尤夥至城隍神爲一邑之主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不可干以私情豈宜近於兒戲乃建俗每至孟夏之月鋪戶居民釀錢敬戲多至四五十檯男婦雜沓曉夜不散復於是月十三日迎神賽會扮演醜怪使村農婦女聚觀戲笑既不遵功令之明肅復不畏神道之尊嚴以此求福適足取禍況山僻之邑地瘠民貧所產惟稻麥棉花衣食交際昏喪費用俱出其中雖加意撙節尙虞凍餒何堪有

此無益之費儘有溫飽之家一經值會舉債破產數年間家資因而蕩廢者若家本貧乏不能賠墊同會卽百般凌辱其受累更何可言尤可恨者神會一興奸棍乘機開賭招致匪竊酗酒打降擾害鄉閭值巡保甲漁利容奸其糜費又十倍於酬神矣然此非必鬼神之說人人信奉也直緣地棍把持勒派希圖醉飽倡此蠱惑人心而邑中大姓公堂租利頗多餘積足供揮霍商農之家每會必有羈腳銀兩重利盤剝亦悉用以諂鬼遂致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不思人鬼初無一理果爲正直之神必不因奉承而降福

若淫昏之鬼彼亦何能爲禍譬如鄉保調處一事得幾文錢喫幾杯酒任意左袒顛倒是非人如此則不成人鬼如此豈復成鬼而鄉民惑於邪說脅於棍徒甯使妻子饑寒不顧官私逋欠而必不敢短少神會一文噫何其愚也夫閱閱名家舉動爲一鄉取法果其公費贏餘用以設義學請師訓課子弟賑鰥寡卹孤獨周貧乏使通族秀者踴躍功名樸者優游耕鑿家聲從此丕振較之以前人蓄積族姓脂膏浪費於神廟中博數日酣嬉之樂其得失何啻萬里望族果能行此眾姓自必從風神會銀穀原係眾姓貲

財卽以分借眾姓薄收利息積少成多公擇鄉黨中忠厚老成人主其事有無可以相通豐凶由此有備古者鄉鄰風俗之美不難再見地方去一大害興一大利自足感召天和吉祥畢集何用窮奢極侈徼福於渺茫之鬼神爲也知縣莅任三年熟聞此風歷經諭禁今入夏雨愆米貴比戶窮愁尙有棍徒借敬神名色斂錢演戲者隨經究治稍爲斂戢時屆窮冬恐故態復萌現在稟請立石永禁合再詳悉曉諭城隍土地本係正神理宜虔祀祠山雖非祀典所載自是當方土神並聽民間歲時致祭但不得仍前聚

集多人糜費物力其每年元宵會神童會冠子會五猖會
 七聖會龍船會諸名目以及高井廟分流廟高塘廟魯班
 廟彭城山等處集場永行禁止知縣為地方人心風俗起
 見仰遵功令俯寬民力不憚懇切開示士民當共相戒勉
 盡洗前此好鬼惡習庶不負諄諄示戒之意倘有頑梗之
 徒仍蹈前轍本犯重懲該廟僧道戲頭人等一體嚴究值

巡保甲得賄徇隱加倍治罪

建平存稿後同

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條上督撫其一云嚴禁淫祀以節
 浮費城鄉祠山各廟每歲正月有四十八會每會演戲
 四五檯不等而城西一廟去年買燈四百餘盞宰牛十
 三頭祭品類十損數百人醉飽者三晝夜計費千餘金

多出公會銀穀盤放生息臨時復按戶科派其鄉間各
 會亦費至百金或數十金不等至二月八日俗稱祠山
 誕辰各保例有祭賽極其繁侈城中宗氏一姓排酒至
 入百餘席定埠呂氏一族宰鷺至二千餘雙歲歲傳為
 盛舉每月各廟輪設集場向有定期彼此不易至期會
 首歛錢演戲四方游手畢集乘機開賭偷竊擾害最甚
 外此又有五猖七女晏公方山李王蔣太師名目並立
 神會謂之門戶士民習以為常職節經示禁往年四月
 於北鄉梅渚拆毀蔣太師廟一所里民始皆愕然懼有
 神禍其後人無疾厄田畝豐收眾乃帖然以為三十里
 內一年可省千金而南鄉盆形山有地藏殿每歲七月
 之末本道及鄰境進香者日數千人男女混雜姦匪畢
 至職去年於六月間先將廟門封閉遍行示諭至期竟
 無有進香者秋冬之間各處神會亦俱不興此非職之
 力一旦能除數百年積弊祇以地方荒歉物力艱難人
 且藉禁止為名暫時少息一遇年豐人樂仍恐故態復
 萌現已訓示委曲開導伏祈憲臺給示立石
 永禁俾久遠慎遵實卑邑士民百世之利

禁溺女

乾隆十四年七月

子女之愛天性也禽鳥尚有恩勤而況人乎建邑惡習生女之家鄙吝者計及日後妝奩貧乏者艱於現在撫養遂將出腹之女忍心泔溺土著既少處女娶婦者勢不得不挾貲求之鄰近州縣姦匪從中誘致路有綫索地有窩留或指有夫之婦爲孀嫠或認陌路之人爲親族或變易姓名住址以防根究或藏匿本夫至戚以圖鑲詐種種姦欺莫可究詰知縣下車半載案已數十揆厥由來皆溺女所致查律載父母致死子女者杖六十徒一年爾民豈盡無

良特以國法所不加故肆行無忌耳今爲明白曉諭嗣後倘仍有生女泔溺者該巡值路人等訪實首報卽按律擬罪鄉約鄰保匿報並加重懲仍獎賞其首報之人爾民果能互相警戒大變惡習二十年後以土著之女配土著之男稱家貧富以爲婚嫁翁婿有骨肉之恩夫婦無乖離之慮較今日之戕天性而伏禍胎者利害奚啻霄壤耶

案鄒東廓記周翠渠祠稱其有廣慈訓以革溺女之

俗是溺女爲此郡惡習久矣楊守亦有禁典妻溺女文惜未能切指其弊後李守又嘗作歌戒之夫典妻

者無恥之甚近已罕見溺女者不仁之甚今聞一有
之貢令此篇反覆開諭且勸且懲亦藹如之言也

以上胡志

請禁開煤礦稟

光緒三年

胡有誠

敬稟者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據

卑

州二品封職前直

隸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候選訓導陳芳翰范祖文蔡立
榮貢生王蔚步雲梯甯仲卿王仁澤葛廷瑞張雲錦張
銘濮陽錦濮陽楷濮陽杰梅夢治戈耀德雲英王文虎
王朝彥陳紀陳浩巫晉齡章耀文職員董祥鳴廩生王

恩澤濮陽球濮陽熙陳一經方國梁附生王玉成步雲
武生吳奏勳陳邦彥張錦雲管大賓陳超客紳記名提
督奇勇巴圖魯童虎臣湖南候選訓導朱立襄湖北貢
生黎超羣職員朱桂生河南職員戴崇恩蔡傳文等稟
稱竊廣德自招墾以來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良民勤
苦務農尙能守分其莠民挑唆詞訟搶賣婦女以及藏
盜匪聚眾抗官者種種皆有加以宣城甯國孝豐安
吉建平長興等處四面皆有匪徒彼此互相勾結此時
急宜驅逐游民耑務開墾以期糧賦復額土客相安不

可再任奸民藉端漁利滋生事端查州境東北二十六都地方舊有煤山歷來封禁康熙年間有人開挖煤礦未及一年聚眾數萬田地荒蕪盜賊竊發居民日夜不安經在籍進士雲中官在京御史趙嗣晉稟知當道立時驅逐禁止事載州志可考近有湖北奸商在該處搭蓋草棚假裝墾田暗中挖煤偷賣旋有他省客民矚利爭挖幾至釀事經貢生步雲梯等具稟前任文州主立即會同武營驅逐散去本年該奸商等仍復四面邀人意圖開挖復蒙○憲臺查知出示嚴禁在案職等近聞

有前次偷挖煤窰之奸商到處鑽謀其意蓋欲借上憲以挾制地方官紳不遂其欲不止也竊維開採煤山原為適用濟時起見第利中有害亦須因地制宜現在廣德田畝全賴客民耕種煤礦一開則農民棄農就工不特未墾荒田無人開墾且恐已墾熟田復變為荒租稅不收糧賦何出各處游民因開礦而嘯聚盜賊亡命藏匿其中必為地方之患至於沿山墳墓橫遭開挖居民必起爭端此又其餘事也職等土客良民間有開煤之舉人心無不危懼誠恐委員誤聽奸商之言稟准開挖

將來貽患無窮爲此抄錄州志所載雲中官趙嗣晉兩書公叩轉詳永遠禁止并懇查明奸商姓名傳案訊究押解回籍以杜後患而安民業等情并抄呈州志所載雲中官趙嗣晉書函到州據此伏查卑州地方自兵燹以後土著淪亡殆盡外來客民安分守己者固有其作奸犯科趨利爲匪者所在皆是以故前年命盜巨案層見迭出多係若輩爲之近年以來仰蒙

憲臺威福土客逐漸相安墾務日有起色惟該處煤山上年三月間有湖北客匪金朝冠圖利開挖聚集多人

負嵎山僻居民惶恐幸該處紳董步雲梯等稟經前州文牧會營驅逐一面出示嚴禁尙未釀成事端茲據該紳董等所稟恐煤礦一開不特匪徒藉此混入導致地方不靖更恐民皆棄農爲工亦於墾務大有關礙係屬實在情形且爲防患未萌起見理合據情轉稟仰祈憲臺鑒核可否俯准給示勒石永禁之處伏候裁示祇遵等情奉

兩江總督部堂沈 批開挖煤礦必由公正殷商集有鉅資將開採處所稟請本大臣劄飭地方官勘明無礙

方准議章試辦前據該州文生詹德霖等稟請賞示開挖北鄉等處煤礦當經批駁在案茲核所稟挖煤窒礙各情如果奸徒偷採自應隨時嚴禁仰卽認真查察勿任嗜利之徒集眾私挖致滋事端至出示永禁一層應無庸議仍候 安撫部院批示繳摺存等因又奉

布政使司王 牌開奉

撫部院裕 批該州稟紳董張光藻等請禁開挖煤礦據情轉請給示永禁一案緣由奉批該州二十六都地方舊有煤山旣係歷來封禁自未便任聽奸民藉端漁

利致誤耕種仰布政司飭該州照案勒石永禁如有匪徒私行開採卽行照例嚴辦以靖地方仍候 督部堂批示繳摺存等因到司奉此合特錄批轉飭爲此仰該州官吏立卽遵照照案勒石永禁如有匪徒私行開採卽行照例從嚴懲辦以靖地方並將奉到 督憲批示錄報查考均毋違延致干未便懍之切切等因又奉署布政使司王 批據稟已悉仰卽知照繳摺存等因奉此當查詹德霖實係圖利挖煤以致捏名混稟卽經出示查拿諭禁在案

覆稟 光緒四年

胡有誠

敬稟者據紳士張光藻等稟為開挖煤礦有礙地方公
 懇轉詳仍前封禁以安民生事竊職等於上年十二月
 間曾將州境開挖煤礦有害無利各情縷晰稟陳并抄
 錄州志所載雲中官趙嗣晉兩書稟蒙轉稟奉到督撫
 憲批示禁止開挖已蒙錄批示禁并將煤洞封禁在案
 茲復奉面諭以接到金陵機器製造局函開曾派謝游
 擊來州查勘王村堡煤苗甚旺業將委員履勘緣由縷
 陳 督憲當奉面諭會商妥議章程稟候批示遵辦諭

令職 等等籌議稟辦等因職 等竊維

國計民生實相維繫興利除弊要在兼權但使無礙地方
 何敢一再稟阻無如州境開挖煤礦為害實深在康熙
 年間風氣渾厚民物殷繁尚恐釀成事端懸為厲禁事
 載州志可考現在廣德土著凋零客民雲集五方雜處
 良莠不齊兼以接壤宣甯及孝豐安吉長興等縣游民
 極多時慮匪徒勾結為患若開礦挖煤各處不逞之徒
 勢必聞風麇聚盜賊亡命藏匿其中定為地方之害且
 州境田畝全賴客民墾種煤礦一開農民惟利是趨盡

將棄田就工恐熟田仍復變荒租稅不收糧賦何出與現辦墾務殊多妨礙又況王村堡一帶煤山原係民產培養竹木蔭樹該處大小十數村廬舍墳墓均與此山切近毗連一經開挖地脈空虛必有崩塌傾陷之虞且聞州境煤山尙多客匪垂涎已久苟有一處開挖則各處匪徒乘機而起結黨聚眾爭利攘奪必致釀成巨禍爲患尤非淺鮮職等反覆籌商挖煤一事利源有限流弊無窮實於地方大有窒礙爲此再行縷晰稟覆公叩轉詳仍前封禁以安民生而杜後患等情到州據此卑

職伏思該處煤山爲天地自然之利又值

國家有用之秋如果無礙地方自當遵照辦理乃與闔邑紳民反覆籌商僉稱煤礦一開不特各處匪徒聞風嘯聚滋生事端更恐農民惟利是圖羣相趨附田地有荒蕪之患居民多危懼之心且沿山一帶墳墓纍纍拋棄堪虞生者旣不能安死者又遭慘戾該紳等瀝情稟阻異口同聲卑職查勘地方採聽輿論均屬實在情形理合據實轉稟仰祈 鑒核批示祇遵奉

兩江總督部堂沈 批開此事曾據龔郎中面稟本部

堂謂興利固有益地方然總以順民情爲主旣據稟稱動輒窒礙仰卽轉移龔郎中作爲罷論可也仍候

安撫部院批示繳等因又奉

布政使司王 牌開奉

撫部院裕 批該州稟煤山現復會商紳董據稟窒礙

難行轉請示遵緣由奉 批查開挖煤山乃興自然之

利各省多有舉辦不獨安省爲然若有利於

國無礙於民未便拘執成見停止開採該州兵燹後土客

雜處良莠不齊自與他處情形不同該紳等所稟亦係

實情仰布政司卽飭該州再行查明如實與地方有礙

應卽照例封禁至稟敘龔郎中函請開採一節本部院

衙門無案可稽旣經併稟仍候 督部堂核示錄報繳

稟抄發等因到司奉此併據該州徑稟前來除批示外

合特錄批轉飭仰州立即遵照 憲批再行確切查明

如實與地方有礙應卽照例封禁仍將奉到 督憲批

示錄報 撫憲並本署司查考毋違切切等因又奉

布政使司王 批此案已據該州稟奉 撫憲批示到

司除轉行外仰卽查照另檄遵行仍候 督部堂批示

錄報繳

光緒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布政使司王 札開奉

撫部院裕 札開光緒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准火票遞

到

工部咨屯田司案呈查例載各省開採煤窰向由地方查明如無關礙情弊詳請各該督撫等咨部辦理除已經題明處所定有額餉准其隨時咨部核辦其未經題明山場如有商人承報開採經地方官查明委無關礙

等情照例先行題明由本部議准題覆後方准開採倘遇鉛礦等項卽行題請封閉如該商等影射越界私挖以致違礙風水廬墓私採鉛礦等弊照例題封治罪等語歷經遵照在案乃近有產煤處所并不報部先行試採逕由各該處自行開挖既難免滋生事端亦與向章不符相應聲明定例行查安徽巡撫轉飭所屬各州縣除曾經本部核准煤窰照例納課外其未經報部者概不准率行私挖仍令援照山西巡撫咨報所屬地方煤窰並無私挖滋事出具各甘結每年各該督撫等彙總

送部備查毋得遲延遺漏至此次接准部文後倘該地方官陽奉陰違縱令私挖滋事或失於查察別經發覺由該撫指名嚴參咨部辦理可也等因到院准此除火票存俟彙繳外合就札行札到即便移行遵照辦理等因到司奉此合亟札飭札到該州立即併飭所屬查明境內有無私挖煤窰每年出具印甘各結送司以憑彙辦詳咨毋稍違延切切此札

附
江甯機器製造總局郭來書

茲啟者敝局前奉督憲諭以中國輪船及機器局所需

以煤鐵兩項爲大宗查現在專用洋煤究非長策設或海洋不靜閉關絕市將有束手之虞前據廣德紳董來甯聯名稟稱離州城四十里之王村堡一帶山多產煤可供開採等情內地既有興利之源亟求自強之道飭局派員前往察看如果屬實仰即稟覆核奪等諭當經敝局派委謝遊擊照貴前往貴治之王村堡一帶察看煤苗甚旺並帶回煤樣試驗甚堪合用弟等業將委員履勘緣由縷陳督憲當奉面諭仍由弟等會商閣下妥議章程稟候批示遵辦弟思此事必須慎始圖終庶於

地方製造兩有裨益惟是該處情形弟等未能洞悉用特函商臺端務祈飭傳所屬紳董詢明情由詳細賜示以便遵照妥籌稟辦是爲至禱至此事倘得辦有成效未始非閣下爲地方創興利源之一大端也專此奉佈

覆江甯機器製造總局

郭書

胡有誠

敬覆者頃奉賜函蒙以前派謝游戎察做州王村堡煤苗甚旺業經縷陳督憲奉諭會商妥議章程稟辦囑卽飭傳紳董詢明奉覆以便稟辦等因查王村堡煤山上年有湖北客匪金朝冠等圖利開挖聚集多人負嵎

山僻居民惶恐經該處紳董步雲梯等稟經做前州會營驅逐一面出示嚴禁幸未釀成事端客冬州紳前天津府知府張光藻等因聞有吳委員來州查勘煤山誠恐誤聽奸商之言開挖貽害復經抄錄州志所載雲中官趙嗣晉兩書公叩轉詳永遠禁止卽經弟據情稟奉撫憲批示勒石永禁并奉督憲批示嚴禁私採等

因在卷前次謝游戎來晤曾將督憲印批交閱并照抄一紙攜去此件計邀覽及因彼時撫憲批示尙未奉到故未抄呈此後曾經出示抄錄各憲批示永遠嚴

禁奸商偷挖封塞煤洞在案竊維開採煤山原爲適用濟時起見果使無礙地方亟應遵照辦理惟敝州此時土客雜處地方情形與他處不同前據該紳董等所稟窒礙各節本屬實在情形既承雅囑除再邀集原稟各紳董婉爲商確再行奉達外先肅佈覆

再致江甯機器製造總局

郭書

胡有誠

敬啟者前奉賜函當將敝處煤山於去冬據紳董公稟由州稟奉

督撫

憲批示封禁緣由先以奉覆一函度邀

鑒入旋即遵囑邀集原稟紳董前直隸天津府張翰泉

太守諸君婉爲商確乃據該紳董等僉稱煤礦一開不特各處匪徒聞風嘯聚滋生事端更恐農民惟利是圖羣相趨附田地有荒蕪之患居民多危懼之心且沿山一帶墳墓纍纍生者既不能安死者又遭慘戾窒礙實多惟請轉稟 大憲仍前封禁以安民生等情并據投具公稟前來弟查勘地方探聽輿論所稱窒礙各節均屬實在情形除據情轉稟

督撫

憲外合再肅函奉達

請禁開磚瓦缸窑稟

具稟候選訓導陳芳翰增貢生葛廷瑞恩貢生王蔚職

員董祥鳴陳芬廩生王恩澤稟爲州治龍脈受傷水道淤塞火災疊見公懇查封窑戶疏通秀水以培風水而免災害事竊州境龍脈自丁方入城結爲州治其秀水則由巽方入小東門迴環學宮旋繞州治從東北水關而出丁火暢達巽水流通是以明代及本朝國初科第不絕文風尙有可觀百餘年來風水無人培植學校日就衰微然城內火災猶不常見也近自南門外朱家店開挖磚窑鋼窑二座其地正在丁方小東門外河圖廟駱潘村開挖磚瓦窑四座其地正在巽方城內居民

養猪者率皆散放在外道路溝洫盡被糟蹋毀壞糞穢流入河中秀水因之淤塞前任殷州主費錢數百千一律疏濬無如猪禁不嚴未幾仍復淤塞堪輿家謂丁巽二方開窑掘地丈餘大傷州治龍脈火鬱地中水氣乾涸爾來城內居民屢遭回祿實由於此伏查州境未遭兵燹以前磚瓦窑俱在西北二鄉南門及小東門外不准起土開窑其時城內養猪者少道路潔清火災罕見今自東南城外三處開窑城內水道壅塞去年十字街失火連燒十數家今年東街及州署東首又復失火二

次堪輿之言似屬信而有徵爲此繪圖呈懇飭差督同地保迅將朱家店河圖廟駱潘村等處窑洞填塞封禁永不准開並懇差查城內居民如有放猪者立即傳案究治其各家糞土拉雜飭令四城地保傳諭不准堆積路側溝旁再求設法疏通秀水以培文風而免災患合州士民無任感禱之至望光上稟

批 據稟朱家店河圖廟駱潘村等處因有關州治丁巽等方風水向不准起土開窑近來該處開挖磚瓦鋼窑多座有傷龍脈以致學校衰微如果信而有徵亟應

封禁候諭飭該處董保限令遷移填塞不准復開以培地脈至秀水關係文風豈容縱猪糟蹋及傾積糞土並候飭差查禁仍另行籌議疏濬水道可也

請禁盜葬古賢塋墓稟

爲公請嚴查盜葬押令起遷以保古墓事竊以禮著守墳之典書垂修墓之文漢家之待功臣特嚴樵採晉代之崇死士並置田廬蓋君稱冥漠遺骸猶待揜藏矧人屬先賢故壟尤資保衛廣德自唐宋以來異才迭出古冢頻增自咸豐季年魚羊興百六之災猿鶴罹萬千之

慘遂使仙人華表纍纍忽愴荒墳因而歷世先塋咄咄
何來他族新魂舊鬼聽啾唧而難分石柱花甌痛堂防
兮安在蓋未有如故明李夏兩尚書之墓尤堪目擊而
心傷者也是皆由土著星零客民雲集孤坏無主亂冢
遂多夫生人臥榻之旁尙不容夫酣睡豈往哲蓋棺之
後竟莫保其遺阡現今續修州志理宜徧查古墓普行
完葺爲此合詞稟懇仁憲臺前除請照舊志所載坐墓
一面出示預禁並飭各該處地保妥爲修理外一面請
將現在所查李夏兩公塋內盜葬之墳再飭該處董保

覆查如果盜葬有主卽簽差率同地保押令起遷否則
責成該保移厝其餘名宦鄉賢忠臣列女冢域亦請一
併諭令各鄉董保查明有無侵佔情形據實稟覆照例
核辦庶羊角之魂永銷爭鬪而牛眠之地不肆憑陵總
期生順而死安毋任鵲營而鳩聚從此青山無恙重看
封樹以千秋倘其黃壤有知定佑公侯於百世職等爲
保護古墓起見理合具稟伏祈卽予批示施行須至公
稟者

批 候諭飭各該處董保查明稟覆核奪一面先行出

示諭禁可也

廣德州志卷五十三

藝文志 碑記一

碑記一

記姓名記歲月可述也而未盡傳傳者必通曉事理
辭皆體要或指陳利弊信今垂後其類有三解字為
出治之地而城池圩壩皆生民福利之原也學校所
以育材而樓閣亦可助靈廟祠以崇德報功成民之
後宜致力於神也比而觀之大端畧見矣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以下解字 宋曾鞏

熙甯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訟獄赴訴財貢舊志作貫誤輸入以縣附庸道路回阻舊志作以縣附于江南東路無道回阻三字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闕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

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

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舊志作財誤積土舊志作玉誤將改而新

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

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

觀闕是營不督舊志作替誤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

事至十二月卒功崇墉崛興覆舊志作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

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

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聩下漏數刻以節晝

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

喜推美誦勤夫禮必有隆不得而殺政必有舉不得而廢

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

世之下於二公之德

舊志作
得誤

尚可考也

南豐
類稿

思政堂記

明楊士奇

治事之後堂名思政者求善其政也爲政有道也未得夫
道必求諸心方清淨無事不與物接之際靈臺湛虛道無
不存一念之興道遂著焉故凡官府皆有退處燕休之居
豈徒息勞而佚倦哉亦以專一其志而將致夫無窮之道
也廣德州及所隸建平縣凡民之戶幾萬幾千有奇田之

稅歲幾萬幾千有奇且在邦畿之內也於此爲之守而善
其政殆難矣哉廬陵羅坤泰之知州也勤其政而愛民如
子蚤暮察其所欲爲盡心而爲之州治之後有堂久圯因
其舊葺之而加閔焉闔爽靚深喧囂之聲塵雜之迹皆不
及可以疏暢煩鬱澄心頤神而啟發靈知公暇則以此用
其心於所未至名曰思政之堂求余爲記君子居官本之
爲持身上之爲事君下之爲治民二者其要也必端其在
已而勉於臣職不使有所不盡厚於民生不使有所不足
夫欲其然也其道有不思而得者乎庶事叢脞乎前而人

異情時異宜也欲隨事酌其情權其宜而不由乎思可乎
卒有過舉焉不遠而復亦未必不由乎思也入而思之出
而行之政有不善焉者寡矣坤泰可得謂爲政之道與坤
泰永樂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擢今官和厚明敏而有志焉
爲廣德未踰年吏部尚書蹇公奉詔巡撫過之民耆老干
餘人詣公言知州之賢能仁愛已也其得民如此非得爲
政之道而然與如其求道而不已焉民將戴之豈有窮乎
且後之繼坤泰而居者無窮也如皆求其道而不已焉民
將戴之又有窮乎以是復坤泰爲記而併以告夫來者

萬曆

志

廣德州治重修記

姚夔

廣德禹貢揚州之域故鄣之墟晉漢唐來爲縣爲州爲郡
爲軍更置不一元改爲路洪武四年仍改爲州直隸京師
壤大土沃民力農爲生風俗醇樸食富貨饒昔人以其事
簡號江東道院自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州去五百里
鬱爲畿內重地及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州去二千七百
餘里薦復簡易官於是者率皆宴逸自恣鮮克以公務爲
意城垣橋道廳堂廊舍自平章邵公建置一修於海鹽仲

侯端他未有聞今日歲月滋久日就傾壓成化改元夏四月
月澍之嘉興平湖陸侯鳳剖符是邦下車不數月申條教
以宣上德撤壅蔽以達下情廷無留訟而囹圄虛野無遺
莽而賦稅充人情用和政務聿舉顧惟廳堂出政之所而
廊舍所以儲吏胥也城垣防奸之具而橋道所以便往來
也是皆不可不亟圖之且曰一室之材千金之費也十工
之食百畝之供也苟取非其道以干我民是病民也乃計
家之需割其餘俸爲首倡於是僚案聞之咸願分俸以助
士大夫聞之爭欲投資以相從材不勞而辦工不試而集

逾月之間廳堂一新廊舍秩然就緒城郭堅整橋道完飭
又植栢數百章以壯觀城治由是官府尊嚴境內明肅上
者令而下者從行者樂而居者安美哉侯之爲州也父老
感侯之德嘉侯之政欲記成績以垂不朽學正袁沂述其
興造始末抵書屬予記之夫爲政以當務爲急城壞而不
知修借曰吾恐勞民陋矣事有所當爲者爲之固有道而
爲之有道民且子來夫何病城垣橋道廳堂廊舍皆有關
於政務之大非游亭燕園厲民自樂者比烏可已而不爲
哉矧侯又以義率人則固有道以爲之矣此侯之政所以

為善也昔錢公輔朱壽昌相繼守是邦修建鼓角樓曾子固為之記至今以為美談今侯與造之功不啻一樓而可不為之記哉惜乎非子固筆大為之稱述焉耳雖然侯與學正皆吾鄉人也義不可辭姑述其概俾刻之石以告後來僚案乃同知朱雍判官張忠士大夫姜洪等併記之者以見左右上下之同心也

楊志

廣德軍放生池記

宋陸游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

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祈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澼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向以涇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眾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舊志宋字上有迨字興十舊志作一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

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為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

郎曾侯桌舊志作栗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

至子舊志作于誤城西稍南舊志作北誤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

澄澈蒲柳列植舊志作值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為一

罷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舊志作土名曰溪堂

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宋史禮志光宗以九月四日為重明節舊志作

屆重陽節誤率僚吏放鱗介干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

父老童穉縱觀興歎舊志縱觀興歎作歡忻咸以為廣德為郡以來

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為記某復之曰

侯奉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獄訟非其情

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

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舊志作申人臣報上之意放生

之舉蓋賢守善其職舊志作政之一事耳豈特是而止舊志作以恩及

鳥獸為市名地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中大夫提舉建甯府武夷

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陸游記渭南文集

修城碑記以下城池圩壩 國朝 楊 苞

廣德居吳之西陲故障之墟東界浙藩山谷阻阨而遙深
其形勝為至險自宋開寶間陞縣為軍明稱開天重郡直

隸京師其統轄爲甚重嘉靖初年修築磚城歷今百有餘載日漸頽圯予司牧茲土愍然有陰雨之憂代匱之思焉適撫臺張公制臺郎公相繼省方閱城僉謂此州素號巖邦而墉垣傾墮樓堞弛落守土者責也爰畀予修葺之任予以財匱民勞請命兩臺而撫憲首捐千金爲版築費且令俟農功之畢諏期戒事予因不敢不勉任其役於是集紳衿耆庶步閱城之中外計雉堞之修短周詢於明倫堂酌工費之多寡予亦拮据千餘金用襄厥緒猶未足也則備物料於贖緩給資糧於清俸惟任力役於里丁場功甫

竣以畚以築以繩以削徵發期會而役者自勸不必華元之扶也始事於營室正中之月至次月而畢役高墉堀興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又因士民之請於城與隅開石溪門易名鍾秀以復曩規申之憲臺再四審度而後報可抃土削屢之餘門阿有伉觀闕將將州之士民莫不欣懌推美誦勤凡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幾二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幾十萬有奇其始也值財匱民勞之際此州之人以爲役鉅用艱非積數稔垣壘未易新也乃役不踰時而厥功告成蓋仰藉憲臺之經畫俯勤黎庶

之胼胝而予所以勦理勸督者內殫其心外罄其力故能
易壞爲成如是之敏予因是有感焉時方晏安而使民有
拮据卒瘡之苦予豈所忍言哉然以形勝之險統轄之重
兩憲臺鯁鯁過計者非迂圖也昔余靖城桂州陸九淵城
荆門皆於晏安之時切風雨漂搖之慮而是役也載縮版
而鳴鑿鼓言言乞乞亦孔固矣不爲計弓步之羸縮以均
配二百四十里之督成百年之後穆然徒見城高而堞峻
豈知今日之殫心勸董者如是之艱瘁矣乎謹敘其詳於
左庶幾後之繼予者無墮厥緒可也

楊苞志

重開鍾秀門碑記

楊苞

予膺兩憲臺命任修城之役諸紳士父老僉言州治從丁
龍入脈丁火得木而生遇風而盛若啟巽方以疏風水之
秀則離明愈光舊有石溪門正臨巽地爾時人文蔚起自
此門塞而科第寥寥蓋百有六十載矣請因城工之餘創
復舊制人士實永賴焉予欣然曰振興多士予夙心也敢
不勉圖卽申撫憲蒙滕道臺再四懇陳始得俞允思古之
司牧莫不敦崇學校爲政治之急務今第盡心於簿書期
會之間舉古人所最急者咸謂吾不暇爲也予自承乏來

念一人而兼父師之責凡可扶進人才者必殫力竭誠以圖之諸紳士咸諒予衷也故陳情而不疑予亦迫欲振興多士也故勉圖而不辭遂使百餘年久湮之跡忽爾創闢一新今翼翼將將有嚴有仇矣門之外見羣巒環翠流泉縈碧林隰平疇烟雲晻曖致足樂也自此桐之人士鱗麟郁郁拭目俟之矣

楊志

重開秀水碑記

李國相

夫山澤通氣地脈不滯人鍾山水之秀必端凝爽哲華實彬彬歷觀名邦大都人文蔚起未有不由於此此理勢之

必然非尋常形家之說也綏安峯巒峻拔星羅碁布山非不巍峩也九斗之川無量之溪奔流不竭波色與嵐光非不足以掩映也唯州城數里之內舊無一綫之水以通夫州城之在一郡譬諸人身猶心腹也心腹之地血脈不週而欲膚革充盈粹然生色也得乎明隆慶間鍾公振者桐之賢刺史也相度形勢為引吳丁坤三方之水入城曰秀水環拱學宮旋繞州治前後左右凡源委經流之地田園皆得資其灌溉利甚溥也至

國朝州守楊苞更建諸石壩啟閉蓄洩咸得其宜迄今年

久壩圯河堙乾隆元年余毅然請開濬之格于議既不
行因思李襲之引雷陂崔從之引伊洛夏侯和之修三渠余
曾過其墟稱頌猶藉藉也乃余爲州守一秀水不能使就
故道能不愾然今年春自滇歸復爲仰請蒙各大憲報可
頒發帑金五百餘兩蘇子有言曰天下河渠之利廢興成
毀皆若有數噫諒哉斯言矣從此壩圯得築之河堙得開
之水由故道厯厯可記與丁二水發源俱自葛村天溪壩
經落馬壩至道士壩與水由馬家周藤斗米鯉魚諸壩入
城丁水由沿山壩入城坤水發源自戈村黃泥壩經牧羊

石滑橫頭諸壩入城水之滌洄城中錯綜往復如血脈周
流無中格之患矣夫秀水經流十五里灌溉田園若干頃
則十五里之利益也至於環拱學宮旋繞州治前後左右
含英毓秀地靈人傑又億萬年無窮之福澤也因茲成緒
不爲廢墜唯望後之守是土者若夫鳳起蛟騰策名

盛世山川從茲不任其咎前人風流未歇後來繼起不難
是則惓惓焉唯望之居是土者而已矣是爲記

李志

撤填玉帶橋培補龍脈示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

胡文銓

郡治來龍關係闔境休咎周禮制封疆方百里者必以土

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其鄭重於測日影相陰陽觀流泉者雖不盡同後世堪輿之說而堪輿家言要亦不盡與古人相背馳也廣德州治從丁龍入脈其脈發自笄山山麓盡處承以高田中間大路隆起迤邐入南門約二十餘里絕無穿斷之處由南門出北門水始東西通流滌洄環抱昔人所以於此建城立治蓋笄山挺秀賴此龍脈接引入城而結穴於州署倘龍脈有損卽秀氣渙散以故南門外明萬曆間州守段公澄清亭詩碑附刻永禁掘損來脈字樣城外不許掘損城中可知乃州治南三峯樓舊址之前有

橋名玉帶者其下停蓄穢水龍脈至此而斷稽之康熙以前各志並無此橋惟乾隆初李公志始載此橋而云通秀水入古研池因查康熙二十六年前守朱公開復研池塘碑記其陰詳載水自南山發源隨龍從州坤方入城由百家溪拱繞三峯樓前進研池塘復由狀元坊南察院官溝與學宮丁水會於獅子橋下又與巽水合流出城北水關等語似此三峯樓前乃坤方秀水經行之處歷考前明萬曆志及

國朝楊門李各志所繪州治圖內載丁方秀水從南門東

水關下入城經學前由平步橋向北過王家橋

今亦名獅子橋

春橋梅花橋轉東與吳水合出北門左水關吳方秀水從小東門東入城其所經行俱在丁水之東坤方秀水從西門南水關下入城轉北至秀圓坊杜公橋五馬橋過真武廟出北門右水關是丁水在左坤水在右並未有坤水經行三峯樓前與丁水會合之跡再查現今城中坤水在秀圓坊分爲二道一由杜公橋一由杜婆橋至五馬橋合流雖俱湮塞而溝洞現存其入城出城之道均在州署西偏與圖脗合可見前明隆慶間州守鍾公引三方秀水入城

丁與水不使西流坤水不使東注何嘗必欲坤水自西徂東致斷龍脈而不顧哉然則所謂坤水拱繞三峯樓前進研池塘者特欲引水入研池耳無論地勢中高現今玉帶橋西溝水不能東流玉帶橋東至研池塘亦俱湮塞即使坤水果可穿斷龍脈以達研池獨不思城濠四面環繞至南門不得通流濠之抱城如玦之離鑿濠不敢斷龍脈濬研池獨可斷龍脈耶且鍾公引坤水入城不繞出州署前事在隆慶年間段公勒碑禁掘損來脈事在萬曆年間其時科名皆稱甚盛迨康熙間朱公開復研池始有坤水繞

三峯樓前之說顧其事始於郡紳丁際昌呈懇查卷朱公遂爲之導源引流則鑿斷龍脈似前此已有厲階而朱公特踵而行之者由朱公溯而上之斷不在段公禁掘之前可知是掘斷當在啟禎以後朱公碑記中稱城中水道不通遂致文明晦塞科第不顯竊謂此當坐掘斷之故不然朱公旣導之矣何嘗見朱公以後遂文明大啟科第通顯耶且玉帶橋之名始見於李公之志而繞出三峯樓之坤水卽李志州治圖亦屬無有可見穿斷龍脈不過欲通一帶水於研池絕不足爲輕重其玉帶之名朱公碑記併未

之及或李公請帑開秀水時創爲此名而併以通秀水入古研池爲此橋增重其意亦祇謂橋下之水通乎研池非謂坤方之水必出於此橋也夫李公旣知玉帶橋水無關坤水而於水猶濬之於橋猶名之者亦祇知重研池而不知重龍脈耳不知研池可東通丁水不可西通坤水地理書言坤水乃丁向之黃泉州治丁向則坤水更不宜過宮况龍脈穿斷污水停蓄滯塞清秀之氣無怪玉帶命名之後晦塞者愈甚不顯者如故也爲今之計當以撤去玉帶橋填補龍脈爲第一急務其與水之湮塞不通坤水之中

斷倒流皆宜次第清理開濬冀以地靈襄茲人傑

案桐川夙號才藪數十年來科名寥寂文銓蒞任後亦嘗多方造士而成效未覩郡人僉稱掘斷龍脈所致履勘所及則玉帶橋實有扼吭之患歲值大比定議填塞紳士奮躍將興工矣及涓日因是年太歲在子南方不宜動作遲至次年癸丑冬始撤橋去其穢土實以新泥州人士董其成其姓名待勒貞珉焉

丈量碑記

明鍾振

江南廣德州爲丈量田賦以甦民困事隆慶五年七月初

七日奉撫院陳批本州申前事奉批委曲以成丈務該州信殫厥心矣本院當與州人爲謝太守但恐是時東作方殷而西疇是事未識丈之而能無殃之否斟酌舉行是在良有司耳繳又蒙巡按劉詳批如議行旣便民又無弊可也繳又蒙本院批開該州量田一事經歷數官罔有成績反爲民害本官以練達之才清白之操下車之始察其事之不可緩而力任之非萬家之福百年之利乎宜士民之懇留終事仰留心丈量以慰民望此繳又蒙巡按郭詳批丈量均稅原係有司首務但改革之際奸竇莫可窮詰此

任事者憚於改作也據申本州丈量已有成緒矣仰悉照
舉行以終美政繳又蒙撫院張詳批丈量告成牧政第一
仰動支本院贖銀十兩獎勵正官以酬勤勞其餘該州鄉
耆人等同心其事俱有可嘉聽州官分別禮謝此繳又隨
蒙巡按向詳批該州任勞任怨丈量業有成績州人當俎
豆之矣除另行外再照官民異則祖宗舊制一概科差無
乃非成法乎再加酌議通詳撫院定奪效勞耆民仰支本
院贖穀各給三石仍支贖銀買紅絹各一疋絨花各二枝
以禮優獎其鄉宦該州徑自處謝具由呈繳等因到州蒙

此隨該本州知州鍾遵依覆議官民一則委無偏累卽經
既行條編立限催徵民各稱便令卽遵照近奉勘合內事
理將各量過各戶原額官民田地等則攢造實徵文冊務
要正糧總撒數目與黃冊相同一解戶部一解後湖一留
本州存照期於不失原額仍將各都圖田地山塘總撒數
目立石通衢使人人習見又刊刻成書并填給戶帖令照
數輸納則國家版籍旣不動實徵錢糧又不虧庶幾通變
而民乃宜畫一而法可守小民之苦樂旣均里書之飛詭
無措卽三尺童子可以執冊而計稅賦豪民健吏無所容

其奸矣等因申蒙巡按向詳批均平誠得通變之術俱如
議行繳蒙此合行將丈量過州圖總撒數目發耆民步大
巒等刊入通衢令永遠遵守

楊志

清丈碑記

國朝楊苞

今

皇上御極之二載九圍盡入版圖薄海咸登王會乃統甸
荒列服而更疆理之將以正經界畫壤賦此古聖王仁政
所由始也時予甫從伊洛晉守桐川憶昔年洛邑經量而
中土用又予之殫心於壟畝間者久矣今南北異域揚豫

殊州坡公所云按地更賦之難豈獨宋季哉顧受事旬餘
審風土詢輿情有不相類者洛中土分三等稅列十五每
費詳核且豪貴影避勢難詰問桐則計畝而輸厥賦惟均
又士民一例梗捍者鮮第此中有一不忍言者兵燹而後流
移日甚逋負益多一日者單騎馳百里徧歷十餘圖村落
間見藜蕪滿徑幾如甌脫遺民數家鶉衣鵠面予不禁心
惻也思數百年來六千餘頃之定賦不減分毫此芒芒榛
棘何處問耕鋤昫疇乎爰集紳士耆老於黌序詢厥由來
乃知明世經量迄

慶符州志 卷五十三
新朝奠鼎已閱百年其間奸胥影幻之巧總撒推收增損
出入莫可踪跡富者出銀賣糧貧者買糧包納倏忽飛走
鬼不得而測也於是申令圖正副履畝嚴稽按弓詳定無
隱分寸而差以尋丈無抄舊籍而莫辨荒墾田則書田地
則書地山則書山不敢易也田汙萊則書地地松柞則書
山或山藝黍麻則書地地植禾秫則書田不敢淆也杜溷
冒之弊絕詭避之奸羸胸短長彼此裁補曩時成額無奇
羨亦無損減官民不致兩困矣自是流移漸復萊蕪漸墾
山或藝而成地地或闢而成田惟祈後之善於斟酌者仍

裒益於胸法之中使成額究無增溢焉將見井里桑麻樂
幹年而穀士女桐之民咸欣欣曰吾儕小人沐

聖天子仁政覃敷自今日之正經界始也余實嘉賴之矣

楊志

瞻學圩田記

宋王遂

漢元成間詔下郡國曰孔子布衣養士三千其增學官子
弟員後以爲不給罷自文翁興學間用刀布自給未聞食
之爲憂而士之無田郡縣之無學附會者從而和其說前
乎此韓延壽修治學宮大興禮化黃霸因之以孝弟正順

之教後乎此衛颯修庠序之教而茨光代之亦善其政夫
教之由乎身化之本乎德苟前興而後廢朝質而暮文則
求善鮮矣宜乎非一日一人之積也廣德自宋高宗朝置
郡建平爲縣南渡密邇帝京人物厚而土地薄郡望下而
誅求繁爲郡者罕得盡心於爲政而况於合乎會稽施君
德懋始典邑事不以爲小而廉治有聞庚子歲大饑全活
不可勝計當是時江東言政莫先焉縣故有學士未有養
而施君招其子弟秀民而教焉濟濟于千人知其育才之
美而莫知其所以終也秩滿天子以爲能擢置審計司太

守康公以請諸朝求婺安徐君邵孫爲之代徐君宰民有
道治過之往來中都者莫不道施之美而稱徐之善也淳
祐改元徐君以書報遂曰縣學自詔定間章君始建規模
甚壯門廡甚廣講會甚宏然未有葺而治之者施君復陽
賽等圩凡得田萬畝有奇旣成大爲民利其未有主者干
晦以修橋道而利涉者治傳舍以便使客布網舟以便軍
食而又捍禦流民以全一邑之命餘五百畝以爲子弟之
養甫訖事而去子其爲施君發明其美乎遂爲之斂衽肅
容卓然而起曰韓黃之教衛茨之政可以復矣養士之難

廣德州志 卷五十一
何患哉今施君不以已去而不盡其心徐君不以方來而
不行其志則士之望風向道者豈特潁川桂陽而已哉施
君之先在越爲朱文公所知入爲紹定宰士以卒徐君之
先嘗事呂成公之教者廉直不苟進卓然爲紹定名臣皆
學有師法古之所謂名家者非此之謂耶其必有道自立
若文公成公之教者出焉此遂之所願大書特書而未已
也於是乎書門志

重築山陽等圩碑記

明史際

廣德之地勢西北下而建平爲受水之衝水由南湖西入

江塞口兩山當湖之下流爲門戶隘不可洩則衝激瀆洞
而爲害不有以障之建平得耕而食耶建平之田爲圩七
十二嘉靖庚申大水壞者十二故往往他郡稱大有年而
建無全稔其山陽潘城楊學二圩則爲田幾五千畝而圩
之壞至十餘里民不得佃東華趙侯之治建也政平而人
信稍稍以圩之廢聞前此非莫聞之而莫有主其事者蓋
難其始復虞其終故人重自愛惜而蔑能出身當之也侯
之始事齋祓而誓於眾曰所不爲建終事者有如圩時應
天節推頤菴以均徭至侯建白焉節推與之按視其所民

從而請且泣者數百於是議以其事上於州上於臺院悉
俞其請工取諸民之有田者食取諸邑之義倉先是義倉
之米數萬當道因無年議賑恤但賑恤止於一時築圩垂
諸百世當道是其言聽令便宜侯因不避風雨經始於丙
寅年之春成於是年之夏不數月而三圩之田有疆翼翼
有禾或或其他圩亦井然一新歲乃大熟蓋嘗論之人惟
私有所顧恤則雖習常安故而朝夕之間恆惴惴焉昔喻
子才以軍吏出宣州見城西有敗室入視之廣儲倉也一
老卒巢棲而守之牛豕之跡交通其下歎曰吏非不知倉

之宜理重自浼也使今之當吏者皆如是國何以賴當侯
之倡此也汙萊之場茫乎不知其涯畔計工焉將煩民計
食焉義倉之米不易動稍以向之所云利害者交乎其心
其不至蕙然而自替者蓋寡乃侯之精誠足以通於神明
而其知與才又足以就之百年之廢興於一朝仁人之心
志士之事也

通志

廣德州志卷五十四

藝文志 碑記二

碑記 二

大成殿記 以下文廟

宋杜炎

古者自京師至於郡邑必建學明有教也學必立廟以奉
 先聖明有尊也國朝聖聖相承尊經右儒遐陬僻壤咸建
 學立祠桐川學在郡城之巽隅羣山前羅泮水外環扶輿
 英淑之氣皆萃於此治平中太守錢公輔實基之中更兵
 燹片瓦隻椽無復存者紹興初洪興祖實營之然其地勢

卑下水潦仍至歲加蕩沃木朽而蝎中土潰而蟻聚日穿
雨注過者傷之隆興改元曹公綬暫新兩廡殿未遑也于
後二千石師儒官稍留意則亦不過視榱棟楹桷之腐敗
撓折者易之丹雘之漫漶弗鮮者飾之則已淳熙丁酉冬
今承議郎趙侯剖符來臨明年端月炎始分教迺仲春朔
侯帥僚吏謁款儒宮周視殿楹前仆後隳大懼覆以毀神
位顧謂炎曰吾儕學夫子道以臨民惟夫子之道闕肆尊
顯雖不得位如堯舜禹湯文武萬世而下由其道則理不
由其道則亂宰我所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今其堂陞弛

剥若此可坐視邪又明年令行政成帑廩充羨始命廣德
邑取杞梓撤而新之鳩工庀徒雲集響應竹木磚瓦釘膠
丹漆所須百物率皆市鬻錙銖無虧豐基隆博視前之所
築崇三之一蜚欄軒翥視前之所建高五之一祠宇秘巖
隆殺合宜階楯嶙峋升降有度揆厥財力贏而不竭爰及
師生之舍敝者增葺壞者更造工既訖事人以鼓舞乃放
禮據古賁飾繪繡之章革正配食之位卜日之吉祀以告
成惟時諸生徘徊瞻顧咨嗟駭愕作而言曰猗與盛哉此
邦之偉觀也乃相與請於炎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惟魯侯能修泮宮史克頌厥成功在漢文翁興於蜀班固
 贊之光于史牘今我郡侯治最諸郡新廟既成吾黨小子
 庸可不伐石紀德昭示無窮炎應之曰昔杜牧出守于許
 載新廟貌以嚴祀事有薛伯高來臨於道下車未久作新
 斯廟時則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作為文章以登載之
 侯以經術決科以儒雅飭吏在職二年具舉百廢爰始爰
 謀作廟翼翼俾爾學徒是欽是式如入闕里以瞻以儀如
 履曲阜以步以趨當有儒宗將比美韓柳粉飾厥文以垂
 不朽予何人哉姑識其實以待來者追琢而鑿豐碑侯名

希仁字山甫

楊志

樂器記

元 牟應龍

歷代以夫子為中祀故學必有樂桐川獨無有見謂缺典
 真定史侯之來始與僚案議為之鐘磬琴瑟簫笙塤篪搏
 拊祝敔凡為品六十篳盧璧翬之屬咸備延祐五年七月
 落成侯偕僚案郊迎以入擇士庶之子弟習其事明年仲
 春釋奠奏之八音中倫聽者忘倦教授趙由雋將其顛末
 請記於予未果而以憂去學錄蔣來孫攝學事遂以書來
 予曰昔者夫子學琴於師襄擊磬於衛取瑟而歌聞韶而

學之其於樂未嘗斯須去身也美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嘆由之瑟奚爲於門定韶武美善之優劣語太師作樂之
始終教學使成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以天縱之聖朝
夕從事固已深解其理與夫音節之妙又周流四方旁搜
互訂以收其散軼釐其錯亂其留意於樂如此今釋奠例
得用樂而人多以爲不切之務漫不警省非侯素尚儒術
安能知其不可緩而汲汲圖哉侯名烜字正明勲臣鎮陽
王之孫所至皆有惠政旣去而民思之不忘暨來是邦不
改其素尤重吾道旣葺大成殿復造雅樂焉是不可以不

書楊志

廣德州重建學廟記

明楊溥

孔子之道其功用同天地故南面之祀通於天下朝廷祇
循禮典以崇名教以萃人心恆責成於有司非苟且也廣
德廟學建於元皇慶初至正間再修之暨今若干年日就
頽圯南郡何君允言以鄉貢來典郡教越三年學務振舉
乃白於當道用圖惟新時則有掌郡事同知武定管君備
慨然身任之遂謀諸僚幕餘姚于君志道取學田租錢若
干復勸諭士民捐所有以備木石工用正統己未

案舊作
乙未誤

秋九月興事未幾郡守永平劉君誥判官泰和郭君翔禮深協前謀用圖厥成越明年夏六月訖工正殿兩廡戟門櫺星規制如舊而壯麗過之於是祀事孔明人心感孚斯文增耀惟是成功宜有紀述具其事請文予由是益信王道之易易也洪惟聖天子嗣承大寶仁恤蒼生蠲逋負裁冗費民得休息樂於趨善百司庶職選任賢良而守長校官咸得其人知所先務矧夫聖謨宏遠志大有爲御勤經筵禮接儒臣講學論道以懋大德思復唐虞三代之治用光前列永承天休神化風行宜若是其盛也人知廟成於

賢有司而不知民之效力本乎朝廷知禮教興於學校而不知人心攸嚮本乎上之躬行特表而出之若夫協志殫力共成厥功者悉紀名碑陰蓋亦不沒其善也

楊志

重修儒學文廟記

周瑛

明有天下宗孔氏自國都以及郡縣皆建學且立廟於學以祀夫子南面配食自顏曾以下十有四人廟兩旁爲廡祀羣賢自澹臺滅明以下百有五人廟有五戟其制備王者近太學生獻議謂夫子有王號過廟門宜下馬從之蓋聖王以道治天下凡其所以立綱常修教化者悉師孔氏

故其崇報之隆至于如此也廣德爲圻內大州昔高皇帝下江南廣德率先歸附每念之常復是州之人列聖涵育旣庶又富上嗣辟教道益敦而一時行臺諸憲臣若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王公恕實均政體以和輯諸民提學御史戴公珊樓公謙相繼敷五教納民軌範而巡按御史黃公傑何公光按部是州尤常留心學校而加惠之瑛以成化辛卯待罪知州顧爲學荒陋不足以稱大州作養人材之意而廟貌多歷年所亦就傾圯相地所宜以遷夫學而訓導賈遲上其事於憲臺諸公諸公報命曰毋勞民毋費官

帑毋歲月久淹惟爾能時州判王君璽曰吾知所以處之矣凡吾民宮居粒食相安於無事者非夫子之教耶聖朝之治耶乃召諸大姓以商厥事一折簡皆貲來蓋君以義驅民而民亦樂爲之用也君謂廟宜深闊舊學在廟後旣旁徙乃并其址以入於廟南北六十一步東西二十八步中建禮殿五間度以筵廣八修六崇視修兩廡各九室度以几廣二崇四修視崇殿前爲丹陛護以石欄中廣與殿稱修如之陛南爲丹墀修廣益陛二倍廣一倍復於廡兩端爲神廚一神庫一宰牲所一致齋所一東西碑亭一井

亭一視舊加崇乃塑夫子像四配像十哲像羣賢皆列以木主經始於庚子秋告成於壬寅春其規制宏壯自州立廟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他日瑛遷南京禮部郎中繼守藍君洪同知余君祿暨諸文學謂瑛知其事宜葺文以紀之於戲聖朝重師道而致其崇報如此憲臺重改作而不輕於委任如此王君而能光大如此是皆可書也已甫

田周瑛記

萬曆志

廣德州重修聖廟碑記

國朝

孫登第

學校萬古人材重地也予承

簡命總轄新苑諸郡每躬歷一州卽先巡覽一州之黌序廢者興之頽者舉之凡以奉先師育譽髦爲

天子襄文治也甲午殘臘予適問政桐川首謁聖廟環視宮牆時值積雪泥濘甃石橫側泮池之傍幾難置趾乃隨探行囊捐貲修砌因詢州學之本末其庠士爲予言曰宋范文正公爲司理始建學城北迨錢君倚乃徙城東南筭山前來似排闥秀水右入如蜿龍後之人修廢不一申酉之交疊遭兵燹概州之民居半燬而聖宮亦因以圯茂草之鞠行路嘯噓州守孟希舜學正黃如馨業已捐廉募修

然墜者已多未能盡復文昌閣猶垣墉而待墜茨也青雲樓尚灰燼而待創舉也然以昔荆榛之餘視今之廟翼翼然堂皇皇然泮流溶溶然抑稍勝矣諸庠士謂非予樂成之功不至此予亦烏得無記且以歲暮之舉重有望於後之君子又烏得不詳爲之記

楊志

重修文廟碑記

高拱乾

聖天子修文德而致太平詔郡邑諸臣以化民成俗教育人才應陟明之典蓋選俊髦而陶成於澤宮蒸蒸然鼓舞作人之化上而黼黻王猷下而導揚風紀未有不原本學

校而克致治於隆古者也予承乏桐牧八閱春秋思以興起教化爲首務月吉之昕樂泮水而賦菁莪偕諸生耄稚宣誦

綸諭吹豳鼓籥雍容禮讓民風幾於洎古惟是大成之殿建自前朝雨入苔侵棟宇垂圯屢經修葺未克振舉因念予司牧茲土有父之尊母之親師保之任州之人士正吾家子弟矣顧茲宮廟吾子弟鼓篋遜業之地在焉敢不勉圖振新以妥在天之靈爰多方拮据與學師張君暨諸生心計力規其襄厥成今棟宇葺桷丹采燭皇几筵俎豆堅

密華絢似靈光之殿歸然故宮矣予觀今日吏治惟錢穀簿書為汲汲耳試語以學道新民思皇極樸之盛未暇及也夫絃歌武城禮殿成都豈異人任家有父兄庀精廬肅賓師以訓子弟豈非欲其鴻漸之羽為儀鷺振之序賓王乎若荒其職業無能光章王廷以發皇鐘虞之色即輪奐紛華何益於作人之雅意哉惟是追琢金玉重鼎彝而昭旂常應

聖天子興教右文之治是所望於爾多士即以予言勒之貞珉他山之石可也時康熙十有五年仲冬月穀旦奉直

大夫知廣德州事加二級上郡高拱乾撰

判官汪牧吏日堯時逢儒學署

學正事舉人張名世碑現存

重建文廟碑記

李勳

粵稽歷代帝王無不崇祀聖人以為教化之本然而禮雖已隆制雖已備要未有如今日

聖天子之尊崇情文兼盡更有加無已也故凡我臣工罔不仰體廟貌之修必飭春秋之祭必虔屬在守土朔望瞻

禮者尤當加敬焉桐郡文廟創自宋文正范公迨至明正

統四年

案四年是己未詳楊溥記中舊作八年誤

學師何公綸重建迄今幾三

百年矣雖其間修葺者世不乏人而歷年既遠棟梁悉腐修葺無由漸至傾圮康熙二十九年仲冬驥江盛彰秉鐸來桐一見心傷遂毅然以重建爲己任請於前任毛公詳於督學許公批集紳士酌議勸諭捐輸毛公首捐俸二百金以爲之倡然未及興工而隨已赴部余來繼守不禁皇然思守土之責孰有大於是者乎因詢其重建之工費幾何則曰非三千金不可更問其捐助已有幾何則曰僅數百金耳余乃重爲多方勸助勉力董催而盛學師亦任勞任怨助予經營司訓張銓繼至復同心贊勸暨二三庠士

之任事者皆矢公不怠遂以數千金之工費不數年而告成良材堅甃之用巍煥壯麗之規較勝於往昔而所未完者丹雘耳然合尖之難更甚於創始余再四籌畫豈忍復煩我士民哉乃又悉捐冰俸以終此局於是更燦爛改觀文光肆映將來桐庠之弦誦日興人文蔚起自當邀聖靈於無旣而余亦庶幾可仰答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至意於萬一云爾其庠士勸事者列名於左其里民捐金者另勒石以誌康熙三十七年歲次戊寅季春月穀旦奉直大夫江南廣德州知州三韓李勳

誤碑現
存

遷學記 以下儒學

明周瑛

始州爲學於夫子廟後且北鄰於老氏之宮勢隘庠弗通陽明每來學坐堂上輒悒悒若有礙乎目欲撤去而不可得者今遷于廟左左得地之勝山自前來者有如排闥水自右入者如旋邱然考郡誌宋范文正公爲司理時始建學城北後郡守錢公輔徙城東南疑此形勝出自錢公云但其地西印而東俯去夫子廟不數步輒爲鉅塘每春夏交潦水瀰漫成大浸至是剌荒鏟穢墮高堦庠斷水而陸

凡廣地十七畝迺正方鄉迺度位處堂于北門于南齋于東西會食爲堂離于齋齋南爲廡門東西爲房又別爲子舍繞堂北滌折兩翼而南以處諸生之治行業者齋北爲曲闔直于堂達于東西通于後以坳地積土爲阜雜植栢松槐桂諸木左開圃以射構亭曰觀德西仍舊貫稍修葺之爲庖廚溷廁正堂高四仞廣一仞而加三尺軒高不及堂四尺廣稱之東西廂視堂之高而殺二尺廣三分堂之一而加三尺其餘堂室皆以漸而差凡爲墉皆甃以甃加白盛爲榱與楹皆斲礪受銜其址虞下虛皆以沙石築錮

屋大小以方計者十以間計者七十有二而規制視舊加
廣大悉備云方經始時人難其事適監察御史浮梁戴公
珊奉勅來督畿內諸郡縣學嘗請巡撫都御史畢公巡按
監察御史費公趣令郡縣修學政瑛迺折簡召諸大姓可
與謀者而步氏李氏葛氏名載碑陰各以貲來于是以其事聞
於畢公畢公曰可聞於費公費公曰可聞於戴公戴公大
喜又從而勸相之經始於成化癸巳春三月告成於乙未
冬十月督臨其事者前有同知陳君純繼有判官王君璽
而始終經理之者則有州之老鄭譽暨趙承也嗚呼春秋

重改作譏勤民也不腆州賦而興是役可乎曰建學宮以
處師生相與講明周公孔子之道以成德行藝術以出佐
理於天下其爲計也大矣爲守長者安故常樂就苟簡使
學舍廢而弗修教化泥而弗行尚可與語爲政也哉况是
役也財不出於官帑力不起於丁夫雖曰改作而上下安
焉似無以譏爲也告成之日御史戴公顧學正袁沂訓導
蔡璉日記遷學事太守可瑛弗敢方命敬稽年月以書賜

進士出身直隸廣德州知州莆田周瑛記

同知陳純判官
王璽吏目武韶

學正袁沂訓導蔡璉成化十二
年歲次丙申春二月朔日立石

儒學題名記

周瑛

國學題名止于進士而他無與焉今天下郡縣題名又兼進士與貢士他無與焉蓋貢士舉于鄉而拔諸士之尤者進士舉于天子之廷又拔諸貢士之尤者也故天子重進士之選每開科必勅工部於國子監題名而天下爲郡縣者又推廣天子之意凡於其學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第者亦皆立石是可見國家重科目而士繇科目以出者亦因以爲重矣雖然科目之重未足恃也昔蘄裁之論士以爲其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

者志于道德則所趨者正所學者純上也志于功名則役智謀出入道德以成就於事功次也志于富貴則貪位固祿忍辱含垢及其敗也同於溝壑之瘞是爲下矣使爲士者上不知有道德次不知有功名惟富貴之是徇雖曰由於科目君子弗齒焉故曰科目之重未足恃也廣德州學舊有題名記蓋前守陸君所立而文字則少宗伯章公之爲之也予旣遷今學將昇置之其碑豐損不可以舉乃伐石而重刻焉自洪武庚辰至成化甲午上下七十餘年中鄉選者十有八人於內登進士第者四人

案萬曆選舉志自洪武時張禮

聞至成化甲午余璘舉人共十六人登進士者五人與此記不合今碑已無存無從考核未知孰誤凡士子游是學覽是碑既當思所以績學積文無廢於科目又當思所以飭躬厲行無愧於科目丙申二月望日知州莆田周瑛記

重修廣德州儒學記

管志道

廣德古之桐汭今在畿南號文獻郡其儒學故在州署之東南凡修而圯圯而復修者數數也邇迺日就頽廢將無以俎豆焉瀾石鍾侯來守是邦捐貲重建之螭吻翼如也是為大成殿殿之兩廡爨石以妥先賢神主培敬一亭故

址高之輯青雲樓造平步橋引秀水午貫其間而繚之以垣繪其門彩其題賦昔井然倍也選石為坊一左曰奎璧聯輝右曰山川毓秀而萬桂山之陰立亭一曰古意靡不奐奕稱巨觀矣問守藏者鳩其樂器祭器新之歌舞生故失傳迎工師教之於是春秋之禮始具昔賢之宦是游是而尸祝是者宋范文正公國朝編修靜學王先生逮翠渠周先生東廓鄒先生皆飾其廟貌而華焉四門社學有師諸庠生講藝之所有會讎校其多寡均以紙墨供膳之需意殷且盛也侯其大有造于桐土哉於是博士方君炫王

君示信張君四時龔君浣遣其門人張生槐張生維垣楊生安忠盛生廷翼輩走幣于予徵予文記其事予且哀其言歸之張生輩作而言曰我鍾侯之訓誡我屬亦既有成矩矣願先生一言以相勵也豈徒誌日月書工築已哉予諾之夫聖賢之言炳炳經史已况桐尤稱多賢而古今名彥之所萃止也士服紫陽之教舊矣嘉靖中東廓先生以姚江之學引桐士而進之其時翩翩驂立者則有泰州心齋王氏以布衣熾然颯奮相望于江之南北士乃頓易故武輾轉枝蔓桐之士素稱樸茂猶前却於考亭姚江之間

流未漫也然緣傳註爲青紫媒而時以圓頓之說又之自擬進退今昔大儒迄無當於用者未必無若人焉且道誠淵矣予惡乎知顧士君子視身致用之術其概可述也方今海宇晏如而當事者或切衣裋之慮其需材于庠校皇皇棘矣諸君子毋亦迪而良志蹈而吉德挹明經之實異日者銷萌樽俎闡萬世猷而或銘景風菱甘棠毋若撫華遺實者然庶幾哉稱慶代靖人之盛典而侯之惓惓不虛矣侯名振別號瀾石合浦人起家壬戌進士前守滁陽多惠政以憂去今補桐如守滁時疆田辟畛均賦審徭惠愛

為多不書書其飭工繕學是政首也二三子之所請也諸
 博士亦皆彬彬賢者方君嘗師予庠有遺思龔君與予又
 同里開云萬歷元年十月吉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兵
 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婁江東溟管志道撰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州人見源甯劍書丹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州人清字李謨篆額同知林省吾判官林楚吏日呂亨儒學學正方炫訓導王不信張四時龔浣同立碑現存

廣德州儒學碑記

王 畿

州學舊在郡城之北宋治平間始遷於州署之東南數百
 年來修圯不常萬歷初年復葺而修之旋復圯廢四年固

始吳侯同春以進士來守是邦見其文廟傾毀神龕暴露
 惕然痛心政豈有後于此者乎推其敝原蓋由工務苟完
 而不知速成者其壞亦速用務省約而不知惜費者其費
 反倍乃檄請諸監司議費若干緩鳩工聚材創改補葺務
 為堅久不數月而工告成竭虔妥靈廟貌翼然侈於舊觀
 可謂留心學校得為政之先務矣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
 道出桐川適觀其成桐川固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地吳
 侯乃偕諸學博及講下諸生乞予一言以紀之予謂修夫
 子之堂宇貴修其道依夫子之門牆貴依其教不由其道

不循其教雖崇麗綉飾極於輪奐之美亦虛文而已夫子立教以求仁爲宗仁者與萬物爲一體乃天所付與之靈性是謂明德大人之學也善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學惟在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於仁也夫子稱顏子之好學亦惟曰不遷怒不貳過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未發之中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曰仁人心也首揭良知徵諸孩提之愛敬達之爲仁義而立人之道盡之矣此學脈也世道衰聖學不明而大義始乖自漢唐以來或牴於訓詁或泥於典

章或淫於老佛延綿至於五代壞亂極矣宋興濂洛諸儒始追尋其緒而求之濂溪揭主靜無欲以一爲要孔門千載不傳之祕賴以復明明道之學授於濂溪天理二字謂自家體貼出來天理者吾心天然之條理非有假於外也游楊羅李諸子求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相守以爲指訣傳至晦菴忽於未發之本以識爲知以格物爲窮理而學始一變大學致知在於格物致知者致吾心固有之良也格物者格見在感應之用也若曰推極知識窮致事物之理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致牽補支離非大學之本

旨矣陽明先師憫末學之陋闡明良知之宗發知行合一之義而不傳之緒賴以復續夫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真切卽是知本體功夫本來合一皆不出於一念非以意識爲知足履爲行也知而非行則爲空知行而非知則爲冥行非聖學之全也世之論知行者乃曰博文爲先約禮爲後本有先後之分有知之而卽行者有知之於先有待而行於後者亦有終身知之而不得行所知所行果何物耶夫文者禮之可見者也禮者文之不可見者也約禮由於博文博文正所以復於禮無先後也博文而非

約禮則爲世儒之支離約禮而非博文則爲一氏之虛寂後世之敝亦居然可見矣良知者無內外前後而渾然一體者也致知之旨正所以發爲學之本原會歸於一無非格物之實學未嘗有所遺也但世儒以先師所論與晦菴不同便指以爲異學則不可以不辨也凡世之所傳皆其初年未定之見逮其晚年晦菴固已深悔之矣試舉一二爲諸君籌之有曰學之道惟在求放心今一向耽着文字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雖讀得書亦何益於事耶有曰讀書只爲學中一事涵養本源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

日用本領功夫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項伎倆商量不亦謬乎有曰從前爲學實有向外支離之病不惟誤己而誤人亦不少近方尋得一個頭緒似差簡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有曰此個大頭腦非從外得是我元初本有之物其曰人生而靜曰喜怒哀樂之未發人汨汨過了日月不曾存息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凡此具載於朱子全書先師表之以爲晚年定論諸君取而玩之始知晦菴晚年所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不吝速改尤見心事光明

誠吾黨之楷式而先師所論實爲晦菴之忠臣非所以爲戾也紛紛同異之說可不辨而自明矣此固侯表章學校之初志區區並舉師說與晦菴所悔之言合并爲公以示聖學之的亦不容己之苦心也若夫修舉次第與夫董役効勞協成姓名具載碑陰故在所略云賜進士第奉議大夫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山陰王畿撰

賜進士第徵仕郎吏科給

事郡人李天植書丹賜進士第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郡人夏良心篆萬曆丁丑歲秋九月上浣之吉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廣德州知州吳同春同知口口口判官何仕廷吏目徐一本儒學學正董輅訓導李嘉禾周諸李汝桂同立碑現存

遷建學宮記

曹大章

建平廣德下邑也廣德爲高皇帝畿輔地其沐教最先士
黎彬彬盛焉顧學址尚襲宋舊去縣城里許非制也嘉靖
辛酉水患甚廟宮就圯邑令林君學諭曾君協謀內徙之
卜地於縣治之左畚壤測臬經體面勢厥址良矣然簡畧
未修湫隘未闢諸所宜有成未備所以崇師造士首宜經
視者藐然若遺焉今大夫鍾公來守茲土兼州若邑而統
攝之周覽而遐矚喟然曰是賢關化原也而可寥缺若此
於是廟宮之前後蔽者拓之陋者崇之隘者闔之翼其殿

廡區其齋宇飾其坊墁麗其椽桷而學之美甲於江南矣
時邑侯高君以新政協謀故績用易就功成學諭劉君訓
導周君趙君偕弟子許國王三省楊濱宗孔教次其事而
問記於太史曹子曹子曰學之內新是大夫教諸子內修
也故以言教者淺以象教者深大夫其示之象矣心之精
神者聖也閑而衛之者郭廓也置象於外翕然而野趨譬
之棄城離郭榛遊莽栖久之無內守者卽綺碧之宮靡錯
之市將鞠爲蕪穢矣是外之者弊也猶夫世之脂韋以求
售蹊竇以爭捷雕蟲刻藻以媒獵榮利是其所務者外也

天下無事猶或可峩冠紆紳高談肅貌悻悻而揚詡盜名
卒有緩急咸捲舌縮頸渙然四解矣國家之養士奚賴焉
大夫有感於是也始泣茲邦別奸剗蠹植良興俗循循稱
治矣而惟新學是亟焉是象之內也將挽其外趨者而教
之內修也心之精神出入之機間不容髮內之則內矣外
之則外矣今之恢恢燿燿鬼如翼如羣然望聖人之宮牆
而俯且拜焉則昔荆榛故區也掃荆穢平榛墟而遂恢恢
燿燿鬼如翼如羣然望而俯拜真有若聖人者儼然居于
其中是可以觀人心矣使昔之宮廟今已從而爲荆榛故

墟而率邑之士人望而拜之有不狂笑而却走者乎是可
以觀人心矣嗟夫弊也久矣大夫教之內象其憂時之意
微矣諸士子其無負乎哉大夫名振號灑石廣東人壬辰
進士守滁移是州其他德政未遑細述以俟傳循良者云

縣志

廣德州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湛若水

廣德州儒學尊經閣前大成殿後范文正祠左王太史廟
右集英館而中居尊尊經也迓元妙觀於東郊而閣其址
崇正也東郭鄒子篤志聖賢之學以抗疏出翰林來判廣

德於時遠近之士執經而考德者咸集焉鄒子乃構材鳩工凡六月而閣成居六經于其上而習諸生於其下凡爲閣三間六楹而列二翼於前爲燕居會之以門爲復初書院諸生有進曰敢問尊經之道何如東廓子曰吾無言焉今有辟雍甘泉子者知聖學也諸生盍往問焉遂俾方施兩生來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經也者徑也所由以入聖人之徑也或曰警也以警覺乎我也傳說曰學于古訓夫學覺也警覺之謂也是故六經皆註吾心者也故能以覺吾心易以註吾心之時也書以註吾心之中也詩以註

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註吾心之是非也禮樂以註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則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學於易而心之時以覺是能尊易矣學於書而心之中以覺是能尊書矣學於詩而心之性情以覺是能尊詩矣學於春秋禮樂而心之是非和序以覺是能尊春秋禮樂矣覺斯存之矣是故能開聰明擴良知非六經能外益之聰明良知也我自呼者外與之覺也知覺彼固有之也呼者但能覺之而已也故曰六經覺我者也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

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也今之忘其本而徒誦六經者輒轉喪志於醉夢者之類也不呼而覺之類也者孔子不能也喪志於醉夢之類也者孔子不為也是故中行者鮮矣是故天下能尊經者鮮矣兩生曰何居曰弗或過焉則或不及焉過則助不及則忘忘則忽助則悔悔與忽可謂之尊經也乎曰然則如之何曰觀之於勿忘勿助之間焉尊之至矣兩生遂拜而受之歸以告東廓子鏡諸石以詔多士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守南京國子監祭酒前翰林侍讀兼修國史經筵講官增成湛若水撰

賜進士及第判廣德州事前翰林院

編修國史兼經筵官安成鄒守益書及題額同知陳宣判官周明德訓導季元莫晦胡伯麟明嘉靖五年春三月朔日同建

廣德州重建復初書院志序

國朝 石應璋

桐川文教之興自宋范文正公來蒞斯土以理學開先一時沐其教者靡不以力學為首務迨後錢公君倚洪公興祖周公翠渠亦並以養育人材為汲汲故歷宋元以來文章科第之盛甲於全省然其時尚未有書院之設也迄前明嘉靖中豫章鄒文莊公以內翰謫為廣德判官始於學宮旁建書院顏曰復初蓋以上承前朝之緒下開理學之

慶德州志 卷五十四
宗多士奮興而文風滋盛會神廟有飭禁書院之令院遂
圯我

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互古未有屢

詔郡縣各立書院以儲育人材康熙五年邦人士建茅茹
書院於明倫堂東不久旋廢雍正八年甯郡司馬徐公來
署州事於范公祠旁建正誼書院規模未具嗣長白恒公
增建學舍十數楹然因陋就簡未籌經費余於丁酉歲承
乏茲士思學校爲人材所自出而膏火實養士之本因集

紳士圖經久之規並捐廉以倡紳士踴躍樂輸共襄盛舉
於是延請山長選都人士之秀拔者肄業其中文風蒸蒸
日上然終以學舍湫隘時爲愆然壬寅冬余入

覲回任紳士等謁余而請曰復初書院雖廢而其西學基
遺址廣大數倍於茲經費亦頗足用公旣嘉惠士林願因
其遺址而重建之余應之曰善夫正誼者所以端士子之
趨向而復初者將進士子以明善之功多士願名思義誦
習於斯則文正公之理學至今日而復覩昌明也有不樂
觀厥成者乎因出前所輸者若干緡鳩工庀材爲講堂於

前建學舍於後翼以兩廊繚以圍垣經始於癸卯二月越三月而落成會余移守滇南紳士綜其經費定厥規條勒復初書院志一書乞余言以弁簡端余惟古今人材之興有由於教化者有乘乎氣運者由於教化者遞衍而無窮乘乎氣運者一發而易竭今此地靈山秀水環拱學舍氣運漸開然終賴守土者以教化維持之且教化行而書院亦垂永久將見應科目者度越宋元而明善復初上繼先賢理學之傳以仰副

聖主壽考作人之意均於是乎在焉爰詳其興廢之始末

俟後之君子更爲增益以廣其教育是則余之志也夫

青雲樓記 以下樓閣附

明涂相

予昔與有觀風之責爰咨諏詢度視人才登耗蓋不盡由人事必有地理焉何則天地之氣樂結九有其中流濩分行區域風土不齊靈秀間發甯之是氣哉不得所萃則渙散無會不見其全是以氣化人事每有相參之機故曰有之道存乎人焉爾予以見忤于當時左遷廣德廣德南甸之重山川巨勝原野饒庶人士有敦慤之思蓋予嘗時時就學宮喜與其士游然爲稽考其故士之策名上薦者自

昔及今蓋不多見置大人明德新民之學近爲虛說良可惜哉且其青衿白皙麟麟郁郁又聖教首善之地此宜不在諸郡縣下然竟落落如此是可謂無其故哉夫天子列學宮待天下士非苟以餼廩冠服稍稍異於衆人若是以終其身焉已也將習之以宇宙之事閱薄海內外之心期以擬伊傅周召之儔與之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士之豫養學宮者亦豈遂棲遑堂室之間苟以糜餼廩冠服不復有遠思哉亦殆將人人繫天子之望有日可見之道親示天下之顯行是故上之望士也儼然其思也士亦津津然

其志之也甯有若廣德之不相值者哉乃若氣或爲之則容亦有補其偏者予故不敢不盡心焉爾故予見學宮之勢缺然獨虛其東予故知氣之有所未萃者也予因作樓抵之命之曰青雲予又知士之躡青雲者有如茲樓矣夫多方盡誠以必求諸士之達者有司之事也竭力自致以昭著天下之上者諸士之能也世有巍科甲第君子或不以爲崇高則亦不足長世無其能者耳諸士達也豫內利外擴明新之學於以上繼伊傅周召之流使其德業峻發光明如揭天日天下望之後世咸仰青雲之不可階者不

其在茲乎見吾樓者又將有思矣予故述其作樓之意與諸士規焉

重建青雲樓碑記

國朝 胡伯炯

學校爲人材所自出人材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所以學宮之建必察其地脈相其泉流規其形勢於是形家之說蓋亦不能廢焉余甫蒞桐學見有棟宇巍峩屹峙于巽宮東南陬者問之則青雲樓也樓以青雲名可以知昔人創樓之義矣迨徙倚其間見其垣礎具而結構新工甫半而役未竣也進羽士而問之則知是樓所從來已久前此或

廢或興至康熙戊子而又圯焉賴有鄉先生雲君軒臣者出其貧橐鼓倡諸義俠之士二十人重建於庚寅之春樓甫畢而雲君赴召玉樓其事遂寢噫雲君余壬午同年夙震驚其文望而未炙其光采今得秉鐸是地而其人已往固已淒然然卽是樓之倡建足以見其心矣蓋人之情急於其公者未嘗不以兼便其私向使雲君方角逐於翰墨之場俯仰於生徒之列冀欲掇巍科弋高第則其汲汲於是將以爲有與于已也若旣已離疏釋躋以常情論之必且如秦人視越人肥瘠乃勤勤懇懇公其橐中金以倡之

宜其慷慨之士相與鼓舞而興起也顧何以雲君歿而莫
爲終之耶余既承乏桐庠誼弗容諉特以文廟明倫諸役
鹿鹿連年未遑及此雍正戊申之歲雲君之次子輝萼痛
其先業未就復集其友六人募金鳩工以竟其緒乃謁余
而請曰前後諸君子之力與先子之志弗可沒也先生其
記之余惟學校之修整爲一郡公舉與職是土者有責焉
今雲君父子能倡之諸君子能和之前之諸君子能始之
後之數君子又能終之培植地形以爲儲毓人材計是皆
引一郡之事爲已事而出于公善之仁非徒曰義俠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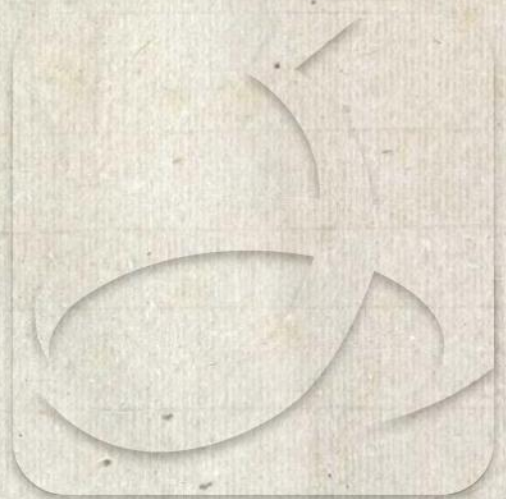
苟不爲大書之曷以示勸于將來遂爲記

新建三台閣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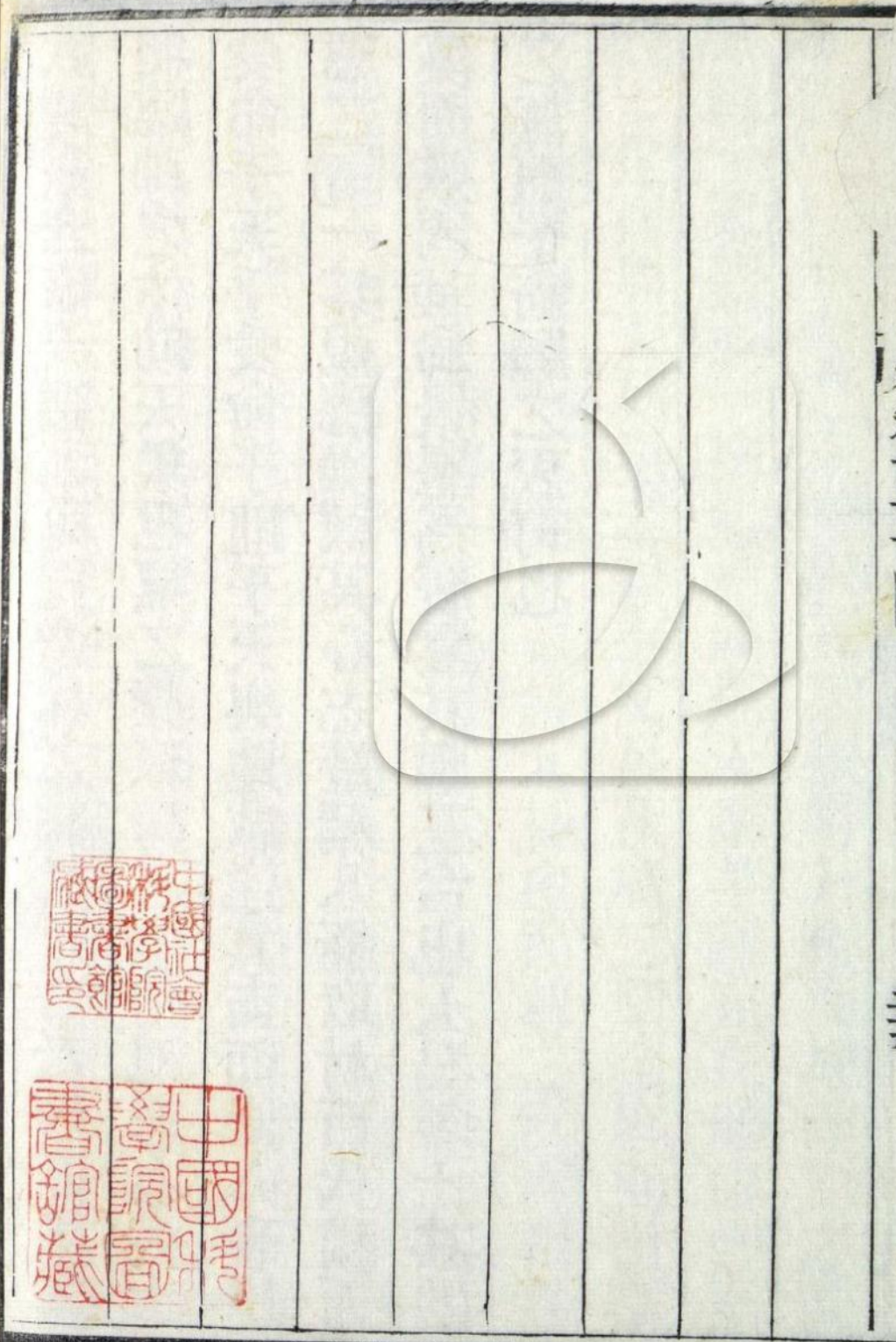
高拱乾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
名曰三台蓋斗爲帝車運于中央魁爲璇璣揚天紀以輔
弼太微者也桐汭隸古丹陽入斗十六度魁星第三主丹
陽正當星紀之首是宜專祀魁斗以應天象予承乏是州
拜瞻文廟晉接諸生多麟麟俊上之姿乃年來科目晨星
詢之輿論僉謂學宮與隅風氣疏洩無以翕聚秀靈爰建
巍樓三級以輔其左額曰三台言言翼翼崑崙之勢插漢

凌霄遙盼星璧之東鬱鬱五雲靉靄升樓而挹溪山之秀
紫霄干嵐碧霞一掬遠樹涵煙禾黍芊離宛在瑯琊豐樂
間于是援周天列星之義奉文昌伏魔二聖金容而敬事
焉予惟文明之代天人一氣斗北極也而尊之爲貴相爲
上將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此聖人所以神道設
教者也古稱文昌之府光芒下屬人世而海內精英竒傑
之士應之誦梓潼化書主于陰隲力行積功累善與聖門
文行之教相符其爲張翼之精司文章之命無疑矣關西
夫子秉忠孝大義騎箕尾以衛宸樞握招搖而捧紫極神
武耀靈宏恢天網副兔罟達林之盛又有合者然而星之
照臨神之佑助天象也氣之凝聚勢之纒結地形也夫士
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天與地咸逢其吉而修人事以
應之雷一其視聽澡祓其心志遊精八極取材百代揆天
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其應三台也大矣多士其勛
之無負予祈願之衷可也



70013397



卷五十四

三

